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五

列傳

程方進傳 百歲

程方進字子叔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程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說道頓不凡事頓詰數為掾史所苦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師古曰術善可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以日進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諸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曰多一論于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謂其諸生大謀也進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謀已也其後舍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條輒舉甚有威名遂為丞相司直舉劾司隸校尉陳慶奉使刺舉大臣久恭楊尚書事皆不敬慶坐免官司隸校尉涓黯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丞相宜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謂丞相也而位為士也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甚許逆順之理願正國法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掾兩府其有所會居中二十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黯亦初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倍方進陰察之於是舉奏其狀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與為下漢書云丞相起者特稱曰皇帝為起與立乃升車皇帝為丞相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視諸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慢宰相授諸

亂朝廷之序臣請下丞相免敷遂貶敷為昌陵令方進司成問免兩司

之丞相宜甚器重焉常諫諍史謹事司直程君必在相位不久

審察多專權為奸利者朱和曰專權謂操餘人責而自取其利方進

以為任公卿也任堪啟試以治民使方進為京兆尹得擊豪強守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

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言當犯過責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居官三歲

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羣起免為庶人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

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武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甚篤及後母終

既莫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漢制自文帝起之復國家守守之

公潔請託不行郡國言不以私事執持法刻深舉奏枚守九如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先博

蕭育逢信孫問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應枚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持之復起十餘年間至宰相

據法以彈威等皆罷逐之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

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假指以圖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

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者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貴重之為隱護方進內慙上

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何疑焉方進乃起視事條奏長所厚者京兆尹孫寶石扶

風蕭育刺史二十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曆其左氏則

國師劉歆星曆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如洋曰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進厚李尋以為議曹為相九歲終初二年春

災或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詔責麗善為星言大星

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家及引決上遂賜冊曰君登位十年災害並臻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使

第 卷二十一

安元元之念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朕既已改君其自思謹食慎職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如
曰漢集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東白馬賜上尊白十斛牛上祕之道九卿冊贈印
一頭策告朕皆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必相不起病聞 綬賜乘輿秘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被素禮賜異於他宰相故事

司馬溫公曰要要有言天命不洎不二具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思移災於卿佐
曰移腹心之疾置諸股肱何益也藉其父可移仁君猶不肯為况不可乎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
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為不知命

矣

少子義為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婢子陳豐曰吾當為國討賊以女社稷豐許
諾義遂與劉宇等結謀立劉信為天子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
共殲郡國皆震及表賤莽盡壞我宅汚池之發久方進及先祖塚在汝南者燒其棺槨夷滅三族誅及種
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並莫之野葛根毒之屬

互註議以定陶王宜為嗣

先傳以儒宗居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然持祿保位被阿

諛之譏見孔薛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見薛請罷刺史置州牧見本

班彪論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宗致位宰相威兵當奉之起蓋乘天成雖
有首肯其益於敵責謂孟貴有謂反有皆古之勇士者皆奔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叙傳高陵修儒任刑卷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龍進不跬步宗為竊說

谷永傳事武帝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少為長安小史復博學經書御史大夫繁延壽即李延壽也一聞其有茂材除補

屬舉為太常承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供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劉慶忌

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東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舉直言公卿

字仰于或臣材行學淺不通政事切聞明王即位正五事絕言也建文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日月

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復宮殿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六極謂凶暴凡災

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娶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陞

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郵政事不慎舉錯端十屢天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

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謁請也勢行於外至覆

傾國家惑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衰褒姒出王戎之閭妻媵崩日以不臧王戎也此其效也經曰皇

極星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作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

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彊於力行損燕私之間間謂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

樂罷歸倡優之笑古笑絕卻不享之義慎即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備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未有身

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跖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

丹姬以成伯功丹姬楚女王是極也莊王周申公巫臣之諫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賈於齊女杜

預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費者不得振振專寵以絕驕嬖之端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惡白華

專說趙昭儀也仲為曰按水後疏云建始河平許班之事傾動前朝則建始四年未嘗有趙昭儀也趙昭儀也擅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速自親始

習善在左右昔龍荒納言而帝命惟允龍荒臣名也竟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四輔謂左輔右輔前輔後輔也誠教正

左右齊眾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常伯侍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美濟濟蓬宇無敢廢職

忠之過則左右肅艾以積厚儉仰法化流四方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闕

賢達功則亂誠審愚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也程致考功實以定德

毋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怨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

復又日隆未有功賞得於前求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克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謂冀兗豫青

幽并制達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大大呼而海內崩析者時史刑

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達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其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逐殘賊酷暴之吏綱廢勿用益

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有蘇役毋辱民時薄欲賦稅毋殫民財彈盡使天下

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虐死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未有

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

易則咎罰不除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若不求之身無所改

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遠無謝過之責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

陛下留神對奏天子其為特召見水是時上初即位諫議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水知

恩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北反南無趙佗呂嘉之難

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史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矣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

疎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不可歸咎諸舅陛下即位委任邊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

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中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庶士無所歸倚陛下

獨不怪與與謂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因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

二者已醜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任反過抗濕濁之意沈諸偏駁之

爰奮乾綱之威乎天覆之施急復益納宜于婦人毋遊言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婦後宮以言字乳

卜七也羊在甲長三十五西漢
三一

按王章言事王珠在陽朔初而永北對在建始四年則非為原言也觀永前復之言後宮女史使令有直
實若為厚但班固於此對後乃云永為上第謀為光祿大夫利同建始四年中事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
意者於反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曰俗殿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
元反也冥冥訖息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讒惟懼之私欲問難貴后威安周居自如忤心逆耳必不免

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侍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
甚苦由至尊開天意難語不可露頗具書所曰固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
臣當伏妄言之誅時對災異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為上第馬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

水言以責之 永既陰為大將軍鳳說矣能言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水斗筭之材賢
所交反賢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任言擢之早衣之史剛之爭臣之末雖桓文用士為
審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客預首公門以報恩施齊王受說五言出齊於子所與東

知次孟嘗如音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違厚之數年出為安定太守 時上誘舅皆修經書任政事
平阿侯諱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亮鳳病困為從弟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為大

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位特進領城門兵水闌之與諱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
獨闌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東政雍容於內而立威賢舅執管晏於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宜
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大伯王季之元保謙讓之路闌門高枕為智者首願

君侯與博覽者參之事詳其諱得書大感遂辭不受職由是諱音相與不平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
於風水復說音曰將軍復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郡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

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華華與政同華執伊尹之強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
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為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又享威寵今太白光微熒戒明大意蓋將軍

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為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又享威寵今太白光微熒戒明大意蓋將軍

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為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又享威寵今太白光微熒戒明大意蓋將軍

不廣用士尚有奸惡之志唯深恩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恩言猶不平萬水為護覽使者 時有黑龍見
東萊上使尚書問水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
亡之言報上聞則高固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交改而更用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則四方衆
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
小至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深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
冀為後者踐踐不仁若廣漢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 處去 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
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閏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頂社稷喪宗
廟者皆由婦人漢自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 許皇后反 傾動前朝熹均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
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復起天所不享什倍于前 謂班也 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矯其親屬假之威
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 仲曰古說成商人如併耳 榜善瘡於地塔
唐痛也千厥切地塔封利也音是 是以日食再既也 蓋以昭其辜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
豈獨杜加大令罪人行其上 是以日食再既也 蓋以昭其辜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
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令陛下去高故初陵改作昌陵因下為高並治
宮館徵發如雨靡敵天下公家無一年之蓄 蓄謂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陛下誠肯發明
聖之德昭然遠播屬精政專心反道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威寵 椒房皇后之居 母聽
後宮之請錫除掖庭之亂獄去地塔之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厲崇忠直放逐殘賊夙夜尊尊要者無怠 要
子舊德軍改新德既章 緘介之邪不復戴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 去就言去難無
社稷宗廟庶幾可保惟陛下留神及履熟者 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上使淳于長受所啟
言永對曰陛下聖德寬仁垂周文之聽下及躬冕之惠有詔使街射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

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水幸得免於言者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不宜復闕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遠不違君死不忘國史魚既沒以屍達誠沒默身外遺言幸息臣水雖守邊憂心存有闕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割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不私一姓明天下過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董籍視賦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致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行瑞並降以昭保右昭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卦氣悖亂也布內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敷之標乎陽九之末季也性必違反涉三上之節紀至平帝乃二百一十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既三難異科難為同會建始以來二十載閭閻災大異父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者記久不塞除高帝至元帝者記災異未塞除也願陛下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駘妬之寵崇遵婉順之行保至尊之重東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對奏天子甚感其言 水於經書汎為疏達汎與杜郡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容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當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水所居任職微人為大司農年本名並以討氏樊並及更名水父吉送郎吏侍子為郎吏所殺

五註成帝末年頗好鬼神水說上曰諸皆仁義之正道而威稱奇怪者皆姦人惟陛下距絕此類見詳郊祀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水之言不亦正乎見郊祀成帝好為微行見五以為河中國之淫瀆今

潰溢橫流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見詳奏言聖主不以名譽加於貴致見王上疏曰焉

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詳見詳言郭寬中有願于之美張山

杜郵傳 事成哀州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鄴少孤以孝廉為郡與王音善上令譚弟高領城門兵鄴見音前與平河
侯譚有隙即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未詳夫戚而不見殊執能無怨音秦伯有千乘
之園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公桓公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
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望德獨燕國亂故內無感恨之隙賦明也外無侵侮之羞音又侯寤大鷹
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一飯之養而將相加驩所接雖在極階俎豆之間其為國折衝豈不遠哉音甚
喜其言由是與尚親密二人皆重鄴哀帝即位遷為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威嚴數年以病免是時傳
太后稱太皇太后帝母丁姬稱皇太后傳憂為衛將軍丁明為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杜鄴
對曰竊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則足頌之臣幸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陽專陰卑卒者
隨尊尊者無宰夫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婦人在家從
死從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鄴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大似也仲為曰文昔鄴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敗
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遺居鄴之危今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有罪惡
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必受官爵願陛下事稽諸古以獻下心戚一也則黎庶厚生無不說喜鄴未拜病
卒 初鄴從張言學吉子殊又從鄴學尤長小學鄴子林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殊世言小學者由
杜公

五註杜鄴說王高曰東郡殺牛不如西郡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置猶
不蒙祐德修為薄吉必大來孔見詳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在孝衰時故杜鄴敢譏丁傳而欽水不言王氏其勢然
也及欽欲挾損風權而鄴附會音高水陳三王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河鳳陳子阿於車騎

王雖不受指金火以求合陳金火可謂諒不足而設有餘者孔子稱友多聞三人道之矣水說王音曰

城門之機金火並有受

叙傳統微政缺災膏屢發水陳厥咎或在三七都指丁傳略窺占術

何武傳 歷宣元成家四朝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郡音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屢蒙瑞應而益州刺史王

襄使辯士王褒頌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泉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

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呂見武等於宣室殿名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武等賜帛罷武詣博

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為郎與程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元帝詔舉實侯枚序進謀有行或各

違為郎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入皆為郡史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謀市

番夫求商捕等顯家求姓顯怒欲以史事中商中竹武曰以吾家祖賦隸役不為眾先奉公史不亦宜乎

武卒白太守召商為卒史原父曰史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為諫大夫

夫連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史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

江太守戴聖權經疏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

以屬郡以之聖曰後進生何知過故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無察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

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宥者為羣盜得得也繫虜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

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

不肯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

傳舍出記問壁面頌詠五穀美惡已過見二千石以為常係此初武為郡史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

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復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原父口按百官表通都長史秩六百石廬江縣有長史此今有之已六百石不

得判史見為重而郡舉之也時武泰第在邱壽兄子在長安壽為其子武弟顯及故人楊覆眾等明此多長子不共只本字年也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驚下未嘗省見言不為文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

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道善遠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眾

懼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武中廬江太守舉之其守法見憚如此為刺史五歲人為丞相司直丞相薛宣

敬重之綏和元年孔光左遷為廷尉武為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通謂問即史武為大司

空封泥鄉侯凡音食邑千戶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龔在沛郡厚兩唐

唐林唐及為公卿為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為也然疾朋黨問史必於儒者問

儒者必於大夫以相參驗欲除史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為御史大夫

司空與丞相方違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治獄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

與政中尉官罷職井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一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職相踰不統尊

者難以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為中尉初武為

九卿時奏言宜制三公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置州牧後皆復復故下復故曰反唯內史事施行多所

舉奏獲為煩碎不稱贊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且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

帝崩史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武護武事親不為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罷歸就國後五

歲復為御史大夫月餘徙為前將軍哀帝崩太后即日引王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文

司馬者舉朝皆舉莽武素與左將軍公孫祿善二人獨謀以為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

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也親疏相錯師古曰為國討使於是武舉公孫祿

也貢父曰子謂異姓止外戚也

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為大司馬莽風有司曰勅奏武公孫孫互相稱舉皆免後莽遂

威為軍衛陰誅不附己者武自殺衆人多寃武者莽欲厭衆意一令武子況嗣為侯臨武曰刺侯先始

呂寬等事是治

李興武在誣中

互誣言傳喜稱疾歸衆庶失望忠臣社稷之衝善立於朝陛下之光輝見傳請罷刺史置州牧見宋

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國安危見地

王嘉傳事成哀朝

宣傳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中科為郎坐戶殿門史闕免充祿勳于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師

曰南陵縣名屬宣城

首父曰海大府後邑 鴻嘉中舉敦樸能直言呂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太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

守治甚有聲 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封新甯侯加食邑千一百戶言父曰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

上甚敬之 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通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立諸侯衆

賢也象其先父祖之罪耳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復士民之衆附焉是以

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

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敖為

京兆尹有罪當免宣帝後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帝時史

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

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吏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惡勅發揚陰私吏或

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操持下材懷危內顧常恐復罪壹切營私者

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易眾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僕子

用反橫明五反史士臨難其肯定節死義以守相或權素奪也守節守也相諸侯相也素成皇帝悔之下詔書

二十石不為不以收假為遣使者賜金封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十石二十石尊重艱危

乃能使下宣帝愛其良民夫有章勳事留中會赦一解雖赦令一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息臣切解赦也

子勿責以備二十石郡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濶略令盡力有所勸此方

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益廉令尹遂拜

為諫大夫遣之令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為養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

以明朝廷也嘉因為儒者公孫光滿高及能吏滿成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

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為逆雲等伏謀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

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上因東平事以封賢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

侯之嘉上封事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息夫躬為宜陵侯數月日食舉直

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政有國其子或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王食言于而家

山于而國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孔子曰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惠為漢太宗孝宣皇帝增

信明施與有節以致治平元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

萬萬是時賞賜節約故少府水衡錢多也成帝寵臣張放史育數貶退實不滿千萬陛下初即位易帷帳

去錦繡乘輿席絳綵增而已共皇寢廟比此當作此比猶頻頻惟用度不足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董賢

亦起宮寺上林中又為治大弟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甚於治宗廟奢費散毀變亂陰陽於是上寢不

說而慈愛賢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毋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嘉封

選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高安侯賢任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賞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詔益賢戶臣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或月日皆陰陽之戒也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夫人之心以求福祐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愚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雜治宋平王雲欲天子以相等無討賊疾惡主讐之意詔免相等為庶人後大赦嘉春封事屬相上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孔光為宮勸嘉固上不道有詔徵謁者即君丞相詣廷尉詔獄史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仰音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史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後上覽其封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高為丞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元始二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南侯追謚嘉為忠侯初梁相心疑雲充來欲復治天子詔免相

五註健而善矯不可用 言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民心悅而天意得設為確鑿非應天之道並見息夫將

師丹傳 歷元成東平四朝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博孝廉為郎建始中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為光祿大夫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丹為太子太傅哀帝時徙為大司空上少在國凡成帝委政外家王氏階歲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傳奉王氏權丹上書言成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帝恭業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

也臣聞天威不遠原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宜克已躬行以禦羣下之從化天下者
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書凡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王為共
皇帝原父曰帝行字共尊傳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冷復冷政猶等復奏言不宜引定陶蕃同
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編尺人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詔有司皆以為宜如彙
猶言并議備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
陽順其節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尊從父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
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孝成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大
祖萬世不毀思義已備陛下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泰定陶共皇祭入其
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宮殿丹由是流不心志會有五言言古者以龜
具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詔皆以垂行錢以來久難卒
變易事諸又丹使吏書奏史私寫其單下傳于弟問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信道人偷持其書上以問
將軍中朝臣皆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身且下廷尉治
事下廷尉勅丹不敬遂策免丹唐林上疏曰竊見免丹策書秦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
德為國皇者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得大皇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平帝即位太皇
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稟有德實有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得親甚悖義
理特布及關內侯師丹端諫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卑尊之制確然有往石之固臨大帥而不
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遂封丹為義陽侯楚溫節侯

互注哀帝時言設井田則治可平見會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見地

昔曰何武之舉王吉之舉師丹之議何武居公孫孫為大司馬王吉事品著考其禍福乃致于後王吉後

董賢過禍當王莽之作外戚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武居武嘉德區以一資漳江河周沒其身

單為若以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宏初建武年號為丹所助而臣莽上及升所依世則廢道達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叙傳忘平之邱丁傳卷賢武嘉威之乃長厥身高樂於感列貞臣哀帝師位丹

揚雄傳感成哀平三朝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周伯倫以支度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為世以農桑為業至雄少

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飲音快口吃不能刺然而好深湛之思清

下曰清靜亡為少者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庶曠以微名當世微上尤家屋不過十金之

無俗石之術要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願嘗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

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辭發自投江而

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坑龍坑之身也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

哉適作書往往披雜發文而反之自鳴山後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作重一篇名曰廣騷文字

惜痛以下至瘞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也年知也與君相離悲而無聊也惜痛孝成帝時各有為錄

又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時浴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承明殿在正月從上甘泉還

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龍神休龍神休也尊明號同符三星錄功五帝郵傳錫美

拓遠闡統通命勞僉歷吉日暢靈辰乘輿適登天鳳凰兮翬華芝細管鳩兮六索拜騰清霄而鼓浮景先

疾雷以駭道風駭先合反是時未幾夫甘泉也於此通望通天之繆繆石也共靈搖其獨出兮傲北極

之嶂峰言高遠特異乃至此極其峻殊峭極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翬以稅成自然也稅於是天子穆然

珍臺閣館瓊題玉英翊翊蛟漫之中言屋中深廣澄心清規儲精垂思感動天地逆釐三神人也其乎穆神之

圖登乎頌祇之堂方聖道德之精剛侔神明與之為資於是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天閣決兮地垠開八荒

禍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盈日星反天聲起兮魯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香德兮麗萬世亂亂者

長亡極兮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迫則洪厓旁皇備胥替法法音違

則石闕封密枝鶴露寒棠梁師得游觀在奇瑰偉已上立非本摩而不雕瑤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

連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林音采土皆三言不通也且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

能已故遂推而隆之過上比於帝室紫宮帝宮也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靈鬼神可也靈也又是時趙昭儀

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大也角車八十一乘作三行而者即史乘故羅卿盛言車騎

之眾參麗之駕師古曰參三神也麗偶也原又曰麗一乘然豹尾約尾以前皆為者中故羅卿盛言車騎

徽成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莫為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溱汾陰既祭行道介

山回安邑四也顧龍門覽鹽池登應觀歷山上涉西岳以望八荒遂殺周之虛唯謹然以思唐虞之風

雄以為臨川美魚不如歸而結網維動今典至治遂上河東賦以勸其辭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祭地曰

乙例禮靈祇謁汾陰于東郊京師之東因茲以勸崇垂鴻發祥積祉積得欽若神明者誠哉樂乎越不可載已

於天命羣臣齋法服璧靈典與換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天子乘車為犀形飾單也掉舟星之流梅覆

天狼之威弥張耀日之玄莖揚左彙被雲楫精與同被覆之狀奮電鞭駉雷輻輻云為雷

為車鳴洪鐘建五旗高雷大傳云天子左右五旗出則植黃鐘在玉鐘恐人利便與遂降陰宮陰宮之宮

肅肅踴躅如也均反靈祇既鄉五位時叙之方網緼玄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與安者天子周流容與與轍五帝之遊迹兮音躡三皇之高殿既發軔於平益兮音誰謂路遠而不可從音去平且地無高下也

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園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

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鼓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

其唐兩雅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鯉鱗臻其園神爵栖其林昔者尚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

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圖百里民以為小齊宣王圖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

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音穿昆明池象滇河音營建章鳳闕神明駟娑音漸臺泰液音

周褒數百里音穿昆明池象滇河音營建章鳳闕神明駟娑音漸臺泰液音

象海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難頡頏其三垂以賙齊民音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

儲備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音非克弊成湯文王三軀之意也音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

世後修前好不折中呂泉臺音故卿因校儼賦以風其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與地

伴嘗音貴與天比崇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帝將田于靈園乃詔虞

人典澤儲積共侍音供音氏平天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涿涓經營鄴錫天子乃建九旒載靈輿方馳

千駟校騎為師音山谷為之風茂林叢為之生座昭光振耀暫習如神音仁譽惠於北狄武

義勳於南郡移珍米享抗于稱臣方將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園弘仁惠之虞音摩虎芻免與百姓

共之不亦至乎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音漢中今褒斜

反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罽罽捕熊羆豪豬虎豹抗獲狐兔麋鹿音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

館音長楊宮中以園為周法音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持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音通鑑考異曰

成紀元延二

年本行幸長楊宮使胡客文收獲宿營陽宮使官胡口用之按楊雄傳北甘東河東之咸十二月羽林
雖上校陳賦明年使至射館選上長楊賦然則從胡客校獵當在今年紀周去年春有羽林事世漢
并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館選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藉藉翰林以為主人子思客卿以
風曰子思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露而恩洽動不為身今疆長楊羅千乘於林莽
列萬騎於山隅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豈為民乎哉翰林主人曰吁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者也客
曰唯唯主人曰昔有疆秦封豕其士莫齒其民師古曰封大也黎函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應劭曰唯
時吳寇封豕豕皆為民豪俊康沛雲擾摩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
李奇曰喻秦貪殘提劍而叱之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以為萬姓請命序皇天適展民之所出拯民之所
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天下容如達至聖文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緋衣不蔽單絳不穿於是後
宮賦璫瑣而珠璣御翡翠之飾除雕瑤之巧惡靡麗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
今朝廷純仁普天所履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無夫笑之過時以有年振師五作習焉長楊又恐
後世遂於一時之事浮荒田獵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輟輒屬而還軌古妻字出惶弟行簡易矜劬勞休
力役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聽廟中之雅雍受神人之福祐方將俟元符善瑞以禪梁甫之基增
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佳號哀帝時丁傅等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十石時雖
方華太室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謝雄以室尚白注其色言雄作之而雄解之說曰解謝其辭曰客謝揚子
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祭父母析人之圭析分儂人之爵儂猶懷人之
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殺有反又民可反行榮也此也今子幸得道明威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
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書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日如耀星古如電光宜從壹衡從子論
者莫當顧而作太宮五千文枝董扶殊尚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

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權統給事黃門意者重得母尚白乎何為官之拓北落也楊子嘆而應曰客欲朱丹

吾較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跌又失后也後結反見住者周綱解結摩鹿爭逃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

分五割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鳩翼屬胡恣意所存故士或自感以索討元

武擊坏以適坏音法又音同反音隔又音同是故鴟行以頤充而取世資元胡浪反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值世也

大漢左東海右渠投前番禹後陶塗東南一尉會稽東西北一侯門王徹以糾墨制以質鈇鈇音散以

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莖成營千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自以為管蔡數載垂纒而

談者山皆擬於阿衡五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管仲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妻溝渠旦握權則為卿

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雀或作雀也海中山也長而通物解之高東應集不為之多乘四也雙鳧飛

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于胥死而吳亡種彝存而粵伯五殺入而秦喜五殺謂百里

反樂殺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指而危穰侯指古蔡澤雖禁吟而嘆唐舉也舉巨量反頃所之故當其有事也

非蕭曹子房子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胡故世亂則聖

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失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管仲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

或橫江潭而漁漁音舟合或七十說而不遇孔或立談間而封侯薛或枉于東於陋巷薛有一小臣程

不見或擁帚筓而先驅行是以士頗得信其古而奮其筆信音室隙踴躍而無所誣也當今縣令不請士

郡守不迎師庫卿不揖客將相不悅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非是以欲談者危古而困聲欲行者礙

足而投遠也奴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抗舉也時道是非高

得侍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矣矣者滅隆隆者絕觀雲霓火為益為貴天收其聲地滅其熱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瞰口撥擊者亡去持執也然者存位極者宗尼自守者身全是故知室知默守道

之極度清溪靜游神之廷廷惟叔祖冥守德之宅世異書史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如何如今子通以

端果而笑鳳皇執燈燧而謝龜龍端果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尚甚不遵史

附扁鵲二人皆古良醫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泰以下何必重哉楊子曰范曄親之亡命也

折骨拉膝骨七免於徵索翁有頭背扶服入索比激印萬乘之主仰想也界溼陽抵撲僕而伐之界

也溼陽秦昭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頭折頸比涕漣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四二抗其氣

抗音附其背而奪其位音時也天下已定金羊已平都於雒陽妻敬妻駘脫靴靴音捍三寸之舌

建不拔之策舉中國仗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乾鼓之間此音解甲投

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敵音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

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感矣有建妻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談范蔡之意於金

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蕭何此作規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留侯若砥柱砥柱反已

唯成音唯兵人之贈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

凶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相如欲望於此臺謂吾望人秦秦不與四皓采榮於南山采名聲也一公孫叔

業於金馬金馬驃騎發達於折連司馬長卿功營於平氏東方朔剖名於細君細君僕誠不能

與此數公者並故然獨守吾太玄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甄而言極麗靡之辭詞行繞於使

人不能加也既適政之於正然覺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絲綵有霞雲

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鞞

不復為而大澤思澤天參差而四分之二三折而四分之二而四分之二之極於八十一

旁則三萃九括括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史者觀其書而定

與 雄兒詰于各以其知辨大氏必嘗聖人即為怪迂析辨說解以挽世事大氏世也

大氏世也 雖小辨終破大道而惑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廢楚漢說止不

與聖人同是非頗踈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惠之誤以為十三家象論語說曰法言文多不著

五註文章冠天下見地 競為侈麗闕行之辭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楊子悔之見天 博物洽聞通達古

今其言有補於世見地 作酒箴以諷成帝見陳 博極羣書見司馬

贊曰初雄年四十除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雅召為門下史屬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

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屬

吳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徒官及莽篡位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

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迥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采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

玄博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歲莫善於虞咸作州箴九州之 賦莫深於莊騷反

而廣之辭莫麗於柏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於放依而馳騁云位反 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

皆習之位反 惟劉歆及范滂數為通乎 而桓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歆既嘗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

立即位之覆歆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孫歆于後 復獻之莽誅豐人子投茶四裔將所連及使

收不請不須 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檄使者來歆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與 莽

聞之曰雄素不與事此語 何故在此問請問其故迺對茶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

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

事者裁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也 嘗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

者有褻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室何善恐後人用覆舊說也也 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

平時嚴尤闢雄死謂桓諱曰子常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諱曰必傳願君與諱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貴遠見親于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

者高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雄之書文表至深而論不說於聖人也若使遭遇時君更聞賢知為所稱善更工則必反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得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行古曰此謂無成則原又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

行而重終不顯然篇籍俱存雄卒侯邑為起叙傳測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歐歟黃門擬而重思華法義玄義與辨酌六經故易象論滑于篇

籍以章厥身雙漢之典楊氏避江上處已江州揚李官至唐江太守漢尤最開通既復過江上處郭有四一塘有宅一區世世以萊桑為業自李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成雄無宅揚於焉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五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六

儒林傳序

京兆 慎獨齋 刊行

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藉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自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陵夷言漸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之

不行過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先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師古曰有問禮者則為鳳鳥而中明之神乃曰聖之有禮亦以禮答之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危陳好七十餘君子行古適齊聞詔三月不知肉味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自衛反魯得來十一年也時道衰樂廢孔子遂修正之政各得其所究觀古今為籍適稱曰大業克之為

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堯子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鄭郁乎大哉吾從周於是叙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舜論詩則首周而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施之以文武之道

成一王法至復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統而為之傳編所以聯次篇也受阮之善故編之字為之三統之傳謂多子孫時文字說非也

馬皆因近聖之事臣立先王之教昭音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

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卿相師傳小者及教士大夫夫隱而不見故于孫居陳潛魯子目居楚于

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共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

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然而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威宣齊孟子孫卿之列

咸達天子之業而潤色之臣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今新學孫溫溫處說慈儒

谷西岸有阮古史傳為秦阮儒處秦焚書惠天下不從所以史法諸生刻書并為群三百人存各為各

於於魏山阮谷中品處亦實或謂博士諸生說之八人不問乃分說視之為伏機諸生皆至用發機代上

舉也此則則仗之也吳六學從此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平

與俱死孔先傳則為涉涉陳涉起巨夫改適戊自立號通稱不滿成而滅亡其事至微賤然而措紳先生

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且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藉引兵圍魯魯中諸儒

尚講誦習禮強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固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柳飲之禮

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遂首然後復唱然與於學位凡然尚有平定四海

稀稀盛極時信然亦未皇厚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帝時頗登用然考文本行刊名之

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置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侍問未有進者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

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培音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以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與齊則

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齊太后崩田蚡為丞相共黃老刊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

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弘為學官悼道之穽澤過請白丞相御史吉制口蓋闡導
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惡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
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典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議
博士弟子等試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序其勸善也順之朝廷其德意也加之刑罰
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錄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
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與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
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
反所聞古曰聞其都屬有此人也原父曰屬上向之則不始行出矣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
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報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郡中太常聽奏即有秀才異
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諸請能稱者臣請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
際分秩通古今之誼文章兩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
文學禮義為官貢父曰下以字已遷留滯謂古曰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習禮義而為之是以遷留滯請選
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史行卒史徒凡而大行從為大也唯此百石
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選郡一人先用請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
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貢父曰尋此文忘本條小吏不能完宜詔書故使文學士在州郡也
史禮掌故今在化官而遺常留滯今選之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
史大行卒史古文文學掌故皆在化官而遺常留滯今選之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
同也先用請多者此數色先月滿多者之不足擇掌故古此數品不足則擇見方為掌故也以補中二千
為之文學掌故補郡屬者謂不足所擇用故但得為屬也備員者應古此二者皆備員也自此以采

公卿大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地連一經者皆復日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十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大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減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或謀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政云自魯高釐子木受易孔子姓也以授魯橋庇子庸姓也子庸授江東野臂子亨姓也子亨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萊及秦葉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漢言易者本之田何何授王同周王孫同

丁寬傳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告令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來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故謂經之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田王孫王孫枝施施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施讎傳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與孟喜梁丘賀並為門人讎謙常稱學廢不教授梁丘賀為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幹門人張高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因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為臨結髮事師數十年為重賀不能及詔拜讎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在未央宮北臨授張禹禹授彭宣由是施家有張彭之學為博士復從平堂施授魯伯授毛萇也

孟喜傳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玟孟卿善為禮春秋投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迺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獨傳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復為易師易文以為其子明是陰陽氣亡其子其子者為物方黃也曰其子之明與利貞此其子者謂其父師說洪死者而省者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保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博士缺眾人為喜上聞喜攻師法遂不用喜喜投同郡白光少子沛程投于兄注曰田生死時喜歸皆為博士由是有往孟白之學初喜詐言田生編

梁丘賀傳北齊房海川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為武騎從京房災易別一京房非此身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

京房為易明采其門人得賀賀入說上善之以為郎會八月飲射行祠孝昭廟先敬祝頭鉗掩懷墜古也

首垂泥中取卿乘輿車卿從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遣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任宣望

謀反誅宣光傳云任宣宣氏宣于章亡在渭城界中夜入廟居郎問執戟立廟門侍上至欲謀為逆發覺

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至有應由是進幸為給事中至少府為人小心周

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子臨窆入說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琅邪王

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乃使其子駿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仲為曰代當作換後人誤也

五註甘露三年圖形麒麟閣見詳

京房傳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字也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獲救白生不肯言

曰非也至武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漢書曰

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授姚子由是乃有京氏之學楊叔

互註易傳曰聖王在上總命羣賢以亮天功則日之尤明五色備其見五志

費直傳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魯扶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象象係辭十篇大言解說上下經

高相傳

高相沛人也治易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高治易與費公同時

伏生傳

伏生濟南人也名勝伏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

之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定古

文尚書序云伏生老言奉地使共女傳言晁錯晁錯入教濟南諸生

歐陽生傳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希好及

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名高子陽高孫地餘長資為

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官至少府咸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庶

深者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官屬共送數百萬宋林無幾子其子不受天子闕而嘉之賜錢百萬由是尚書世

有歐陽氏學

夏侯勝傳

先夏侯都尉政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傳從兄子建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

學 勝又事同郡周即周卿者 兄克門人建又事歐陽高

周堪傳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事大夏侯勝元帝即位擢光祿勳堪授車卿及長安許商高善為美著五行論歷四

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于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采王吉尹翁歸為政事齊快飲幼卿為文

學師古曰依類可以 下為四科狀音桂 堪與孔商俱事勝為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

兩儒者榮之于先事車卿 五註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念惻愍信有優國之心詳見列傳 勤道上以古制見

望之 張山拊傳鄭寬中

張山拊音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車亭鄭寬中山陽張無故信都

秦恭陳留假舍無故善修章句為廣陵大傅守小夏侯說大恭增師法百萬言寬中有雋才咸帝賜爵關

內侯疾卒谷永上疏曰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僎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妙論最音區 助音抄立師傳之類

位卒然早終宜加美禮賜之令謚上吊贈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

孔安國傳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祿多於是矣遺棄盡未立

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師古曰朝 石如什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遺書載免典尚書洪範微子金縢

諸篇多古文說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竊分抑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為作首尾
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表其古文者竊以能為百兩微以中書校之非是中書天子書竊辭
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曄時太中大夫平當勸止存之復與曄謀反迺黜其書

· 中公傳

漢典高祖過魯中公以表
子氏即入見于魯高宮

中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元王薨子邾嗣立令中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
公及戊立為王胥靡中公胥靡相也由公愧之歸魯遷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後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

往弟子自達方至受業者千餘人中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

口說不為疑者則謂弗傳蘭陵王貳
詳說之傳

及代趙繆亦嘗受詩中公館藏請立明堂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上使使來帛加壁安車以蒲葦輪駕
如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轎傳從得孫也反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已八十餘成對曰為治者下在多言願

力行何如耳顧念也力行
勉力為行也

致堂胡氏曰中公之言當與第末知所謂力行者何事爾申公問端而未嘗武帝拂意而不問惜哉申
公為漢明堂而互對既不合又留魯邸而議巡守律歷服色事夫宜力行之急務哉其不達養生又可

見於此矣

是時上方好文辭見中公對熙熙然已招致即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夫宜嘗太后喜老于言
不說儒術得縮減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館藏史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收
數年卒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免中皆守學教授者
邑名

賢治詩事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由是魯詩有某氏學中公弟子
孔安國

五註為詩義精

始為詩傳統魯詩 誅王戊不聽而確存于市

並楚元王傳

王式傳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城人也事兗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王以淫亂廢昌邑奪臣皆下獄誅唯王
 吉嬰遂以數誅滅元論式繫獄當元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誅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投
 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臣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
 三百五篇誅是以亡誅書復者以聞亦得減元論竅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也先事式復東平唐
 長安沛籍少孫亦奉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其是矣自潤邑之不肯復授唐生稽生應博士弟
 子選諸博士樞密堂須禮甚嚴桓本謂以十內舉之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孔子蓋有不知而作
 子自稱五年原又曰試問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其為式詔除下為
 則不古五蓋連連也立出拜相慶附此年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其為式詔除下為
 博士式微來衣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上舍中會諸大夫共持酒肉勞式列凡
 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慈說心嫉式謂吹清生曰歌號駒遠詩及石也見
 歌之其歸云龜與在門僕大式白聞之於師客歌號駒主人歌客世廣故原又曰序文行一客字歌駒者
 也存龜與在門僕大式白聞之於師客歌號駒主人歌客世廣故原又曰序文行一客字歌駒者
 也今日諸君為主入曰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拘曲也善也何物曲安
 也也式和之陽解過漢古地學通式客覓陳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為堅子所奪遂謝
 免故終於家許廣德亦事王式江公

韓固傳

韓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造殺也固曰不然矣禁紂
 荒亂天下之心皆故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謀禁紂禁紂之民弗為使而故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
 受命為何黃生曰冠距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貴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禁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

雖聖陛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臣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故而何固曰必若云是
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於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殺人亦
飲今學者中置之非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惡也以肝有毒食之是殺人幸得遂得密太后好老子
書呂尚因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妾得司空城旦書乎道家以術法名遂使固入園擊瓮上知太后
怒而固直言無辜迺假園利兵下園刺流正中其心遂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辜後上以園慮直拜
清河太守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政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凡
日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諂者以詩頌皆固之弟子也夏侯始昌最明

后齊傳

唐彦字道君東海郡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進五經答亦通詩為博士至少府授其奉直望之匡術術授
師丹伏理由是齊詩有莫匡師伏之學答本通禮

韓嬰傳

韓嬰燕人也景帝時益常山大傳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故一也淮
南貢生受之此者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做去
帝時嬰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稱韓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

趙子傳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祭誼誼授食子公與王吉食生授東豐古校長孫順由是韓詩有王會長謀
之學祭誼王吉相自有傳

毛公傳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重長卿長卿授將延年延年授徐敖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

敖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士且為而徐生善為頌漢高堂生有二部為此項說或謂字有徐氏徐氏後有

請學之頃請與故諸言僅為頌者由徐氏徐氏不知徐能世非為徐家又下即周古家史皆

孟卿傳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後后蒼徐氏會說禮數為言說曰后氏曲臺記曲臺殿在授梁戴德廷君戴

聖次君沛度魯孝公孝公為東平及傳德魏大戴為信都太傅聖抗小戴以博士論石渠由是世有大戴

小戴慶氏之學大戴授琅邪徐良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梅仁揚梁家世傳業由是文戴有徐以小戴有

梅為之學

胡毋生傳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曹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故於齊齊之

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其弟子遠之者遠謂名位或過者蘭陵褚大東平戴公廣川故仲溫呂

步舒大至梁相步舒舉相長文唯惟步舒不夫師法為昭帝誅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睦孟孟黑說其

嚴彭祖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賢問疑說各持所

見孟曰春秋之意在止于兵孟死彭祖安樂各頌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

七連太子大魯燕直不事權貴其說多及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魯人在右之助相讓雖高

不至宰相願之自勉隨彭祖曰凡通經所困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去曲從俗可求富貴乎竟太傅官

終身祖版

顏安樂傳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許人桂孟仲子也家貧為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承後為仇家所殺

瑕丘江公傳

瑕丘江公受教梁春秋及詩於魯中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喞於口上使與董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此類宋反故也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內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等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適齊學也宜與穀梁時蔡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復選郎十人從受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教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詠郎尹更始侍詔劉向拉論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之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興梁廣受江公千秋交吳史始事千秋

房鳳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其音基祿大司馬王根薦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時光祿勳王龔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歆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教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敢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史龔為弘農散河內鳳九江太守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侍春秋左氏傳擢為左氏傳師也

趙人賈公其子長卿投清河張高後尹更始更始傳于成及桂方進胡

成及桂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別欲尹更始又常投黎陽賈護而劉歆從尹

賢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有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漢成棧葉著激

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之至于十餘人蓋孫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

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禮施並梁丘易穀保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

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周雖遺失其以存之是在其中矣

叙傳續擴亡秦續擴亡秦漢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編散著其終始

循史傳

漢興之初及秦之弊與民休息凡常簡易禁刑疏濶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淨為天下師民作畫一之歌

謂歌曰蕭何為法於後者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閨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逆

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

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

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為之仲舒及諸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

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尤困備守戒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叛化百姓

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筴矣及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與于問問惻隱州地

也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

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進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與

田里而亡歎悲愴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十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

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周過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致敏以重書勉厲增秩賜金武爵至闕
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長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
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則刑罰或抵罪保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而子見思生
有榮號死有奉祀此廉潔庶幾德策君子之遺風矣唐書有
風采也

文翁傳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史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謂後有室
夷風文翁欲誘進之過選郡縣小吏問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屬遠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
令或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者計吏以遺博士少府郎掌財物府以供太守者也刀蜀刀有律者亦
世蜀生皆成說選故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利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官舍也
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下縣四郡之縣為除吏隸不令從役也更上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
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使坐受事使坐非正及可以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節行者與俱使傳教
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
者比齊魯焉至武帝過今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
祀不絕至今已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學堂在
益州城內

王成傳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光復之地郡三年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
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
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優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成令得矣實又曰史當作史部使
守丞國使長史皆一物

也故史言郡國上計長史守丞漢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御史大夫史守丞同
史長史上計無疑長史者通于令丞尉之稱與守丞連言之說不可不備下言長史守丞同
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家顯實是後俗史多為虛名云

黃霸傳

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也見江少學律令喜為史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諳者坐同產
有罪劾免同產謂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翔二百石卒史三補郡得任用他郡人就馮翔以窮人財為
官不著右職也使領郡錢數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
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如善御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 自武帝不用
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
由是俗吏而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 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
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侯將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繫獄霸因
從勝堂尚書獄中再論冬積三歲乃出勝復為諫大夫口厲霸於上擢為楊州刺史三歲詔霸為潁川太
守秩比二千石唐官 時上垂意於治教下思澤詔書史不奉宣太守霸選擇良史分部宣布詔令命狀
令民咸知上意使郡亭鄉官郡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皆當難勝以贈螺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
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返財種樹畜養去食收為米鹽靡密初
若頌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庶吏速行
屬令周容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為搜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道見之霸與語道此復日吏速
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鳥所盜肉大驚以霸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匿寡
孤獨有元無以真者鄉部書言霸為區處某所史本以為棺某亭猶子可以祭史位皆如言其議事

明如此二文吏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奸人去人寇郡盜賊日少竊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安民安全
長史許承老病并督郡白欲遂之霸曰許承老史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幼之母夫賢
音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史送故迎新之責及奸吏緣絕簿書盜財物保固也因文代之際而公私費
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斯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身竊以外寬內
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十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閭閻秩有詔歸
頴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有後八年郡中愈治走時風鬼神爵數集郡國頴川尤多天子以霸
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頴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
不拾遺養親嫁寡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典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頴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徵為太子太傅五
鳳三年代師吉為丞相封建侯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兩魏于定國功名損
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鶡音各字本作鴝此通兩年鴝在大朝以為神爵議欲以闡
敞奏霸曰長史守丞對時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見者多知鶡雀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圍議上奏
曰臣問上計長史守丞以典化條呈天報下神雀復知從臣敞舍來乃止臣非敢欺丞相也誠恐厚臣並
行偽說有名亡實非細事也漢家承興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奸條實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
飭長史守丞改告二千石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干名譽者必先受賊天子
喜納故言霸甚怒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為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
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優武興典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車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
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高惟懼近臣朕之所自親杜如君何越職而舉

之高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通決自是後不敢復言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史以霸為首為相
五歲甘露三年薨諡定侯 始霸少與善相人者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當晉霸問之乃巫家女
即取為妻與之終身 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言霸妻

互註治行尤異見宣穎川好事訟黃霸化以為厚見此議以容禮待單于之傳以治行第一入京兆
尹見張在穎川以克起治家加顯實見足代廷壽居穎川因其逆而大治見韓

朱邑傳 事宣帝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善大廉子不奇以愛利為行未嘗習學人存問者老孤寡過之
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太守卒吏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 為人
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
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忠之時也直敢違守刺郡取於繩墨直讀勾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
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禮之業司農主百官猶獲者甘糟糠穰成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
賢須魏信而後進魏無如也人信雖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信讀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宋祁曰事若必
伊尹呂望而後為之則此人不同足下而進矣邑感故言責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身為列卿居處
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口供家無餘財神符元年卒天子聞惜下詔誨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
自公亡種外之交束脩之禮可謂淑人君子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
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莫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知桐鄉民嘗謂及死其子莫之桐鄉西郭外民果
共為邑起家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傳 事昭宣帝

龔遂傳

裴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

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寒暑亡已而刺王過王至掩鼻起走曰郎中令善

婉人婉手從古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賜奴輩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解行左右侍御皆

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也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

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選郎中孫安等十人侍王

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久之宮中教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為有大變宮室將空語在昌昭帝崩昌邑王

微即位卒以淫亂廢遂與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免為城旦 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

起二千石不能禽利上遂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

宣帝望見不測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濱

遐遠酒音頹不膏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其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

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

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貲遣遂乘傳至渤海界

傳張遂問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勸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史詣持鉤鈎田器者皆為良民史

毋得問鉤鈎鈎也持兵者乃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罷渤海人多趨略相

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鈎盜賊於是悉平仲馮曰盜賊與相隨史以為二事故前

於先盜賊悉平仲馮曰盜賊與相隨史以為二事故前為廢字乃非遂功矣但如字據之文意自通民安上樂業遂通開倉廩假貧民此也遂因良史遂安救

養為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蠶五十卒一畦

莊莊明成反俗作家二母並五難民有爭持刀鉞者使吏鉅買牛責買楮曰何為帶牛佩楮表是不得

不楚田訟秋冬謀故欲益蓄果昔漢廷勞未備行郡中皆有畜積畜積曰蓄火也也昔吏民皆富貴微
 訟止息 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讓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有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忠遂從至京
 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後復呼呼曰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
 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
 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謀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放
 或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遂為水衡都尉水衡典上林禁苑其張官館張如為宗廟設柱官職親
 近上甚尊重之以官壽卒時本拜王生為水衡都尉以遂為水衡都尉

至茲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見思

召信臣傳

召信臣召音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為郎連上蔡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遂復為南
 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汗陌止舍離鄉亭息
 之時皆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渠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所以墾以廣溉灌歲增加
 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水刻石立於回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
 出於儉約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曰召父
 荆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典利郡中以股富賜黃金四十斤連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增秩賜金
 竟年中假為少府列於九卿年老以官卒 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召翁卿
 以召父恩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家而南陽亦為立祠信臣為少府所奏請上林諸卿
 門臨漢

樂府黃

正註為南陽太守勸民農桑去木歸本郡以殷富見地志南陽好尚貨呂父富以本業見上所居民富
所去見思見信

叙傳誰毀誰譽言其有試泯泯羣黎化成良史淑人君子時同功異世遺愛民有餘思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七

正德 丙子年 刑行

酷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子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
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昔天下之
罔嘗密矣然奸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言起也本救非武健
嚴酷焉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倫也從反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
觚而為圓觚也斷爛而為機同號為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地一不至於奸黎民安又由是
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刺操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去景
時昆錡以深刻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其後有郅都寘成之倫

郅都傳景帝時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側即賈野處入廁上
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盜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
廟太后何上還過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宗人三百餘家長壽二
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矚氏首惡錄皆服粟居歲餘都中不捨遺粟十餘都守畏

都如大府 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

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遂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居也若急後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懼畏罪自重

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宗室列侯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

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刀所以刑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牘故用刀為而都拜吏弗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中竹仲都免歸

家景帝逃使使即拜都為鳳門太守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都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

近鳳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能射也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漢法景

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初都棄吏不與刀筆觀其後使人問于王為書謝上自殺

互註漢有都都魏尚匈奴不敢南御沙幕見陳湯傳

竇成傳 景武朝

竇成南陽人也以即諳者事景帝好氣為少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東濕操千萬反執持也東濕言其急甚也

猾賊任威郵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上召成為中尉其治效郵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人皆怖

恐臨之端反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免鉗鉗文反成以為不復收過解脫詐刻

傳出關歸家傳張稱曰往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貲成渡田千餘頃待反假貧民役使

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為任使持吏長短 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公孫弘曰竇成為濟南都尉

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為關都尉成餘關吏稅肆郡國出入關者號曰望見孔

虎無直再成之怒其暴如此自成家以下正本在義變傳

趙禹傳

趙禹廢人也廢音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

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焉為人廉福與儲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進于馬不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無取亦不覆案始條侯以高賊深及禹為少府九卿猶急矣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為治知名者為平後以壽卒初禹事丞相亞夫為史第不注曰極加再誨書文深不可以言大府

美縱併

美縱河東人也為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條成子中韓其子召也連曰仲為能遠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妻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捨道 遷南陽太守聞穰成家居南陽及至關漢

成側行送迎關都尉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穰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景之屬皆亡凡此累

而馮吏民重足一迹馮下句而朱強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盡廷尉 軍 出定襄定襄吏民

亂敗於是從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梅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人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

一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捕鞠窮治也解脫枉是日嘗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穰民佐吏為治百

妻得為罪過者畏縱之嚴反為吏助治原又曰一切捕鞠而 是時趙禹改馮為九卿矣然其治尚苛

云是日嘗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穰民佐吏為治百法而行縱以鷹擊毛鷲為治後會更五銖白金起民為盜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其

治所謀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取音 姦盜不勝屈指始出矣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

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

王溫舒傳

王溫舒陽茂人也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放往吏十餘人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地布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避回不盡意

反以故奪趙之節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捨道 上聞遷為河內太守至郡具私馬為驛部吏捕

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死乃官置入侯職以賊故置者既入之及今行

不還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相連盜十二月郡中無大吠之盜其頗不得

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植足數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二日足吾事矣立春之後不復行其奸殺行或不

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故謂溫舒為人少文多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視之

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雖貴氣少侵尋善文巧請下戶之指以勸大吏其治中尉如此好猾

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下獄反大歸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視於是無勢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

溫舒擊吏越遺議有不中意仲反坐以法地

尹齊傳

尹齊東郡往平人也崔仕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淫濫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勢

上以為能拜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強少文憂意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數年病

死齊為淮陽都尉所誅滅甚多及死死化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矣

楊僕傳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

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梁侯東越反上發復使將為其伐蘭勞以書數

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辱隨非有斬將軍旗之責也烏足以驕人哉因責以五過僕惶恐對曰

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與荀彘擊朝鮮為賊所縛還免為庶人

咸宣傳

咸宣揚人也為廣丞官事辦稍遷御史及丞使治主人便及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也殺者甚眾再為

第... 卷...

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後反王溫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未盡事小大皆關其手居官數年壹切為小治辯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以為經經常也後下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殺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趨具食趨縣曰從小羣以百數掠園鄉里者不可勝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矯矯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郢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巡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沈沒也故能匿曰羣盜起不終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賊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謀累府累力府亦使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田廣明傳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為治盜賊並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連禽大姦徵為大鴻臚宣帝時以和連將軍擊匈奴坐罪自殺闕下

田延年傳

劉洪列漢曰延年未嘗有惡聲而附此傳中何也延年大議其明勇過為不疑至於詳增就直與錄延年耳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以材畧給事大將軍黃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遷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誅鉅豪強奸邪不可發以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叱羣臣即日議決宣帝即位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殘收方上不祥器物也方上機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臣所當為請没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餼延年上簿詐增餼

直隸賈二家告其事丞相議奏延年壽益三千萬不道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
 昌邑王時非田子宿之言大事不成大將軍曰謀善營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撫心曰
 使我至今病悸音快心動也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嚴延年傳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奏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後舉侍御史宣帝初即位劾奏
 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也涿
 人舉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撻音撻也咸曰寧負二十石無
 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道路張弓拔刀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遺據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
 延年新將斬為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延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據至
 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在高氏吏皆股弁也
 也撫手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奸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三歲遷河南太守憂強負也
 也地屏氣野無遺盜感震旁郡共得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
 文內之衆人所謂當犯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誅殺之誅建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議栗不敢犯
 禁按其獄皆文致致至不可得反結 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再有通弊於政事不能絕
 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曰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奉其中傷者多无巧
 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囚會論
 府上緣而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令行禁止郡中正清 張敞為京兆尹素與
 延年善敞治雞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論之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親竿韓盧六

氏黑犬也良犬之取免即觀不甚多殺頗次御少緩誅罰忍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嗾咽一二周
人之愛而獲之不妄殺不自矜伐其能終不表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屢為一舉

風皇下上駭馬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二反一慶實反在已前心內不

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

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後左馮翊缺上徵徵延年符已發

為其名酷復止延年坐選舉不實取秩天曰後放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頓喑布內反心素畏延年恐

見中傷取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欲自殺以明不敢延年坐怨望非誇政治不道

秦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從延年職冬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

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父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其反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

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願乘刑罰多利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直

因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正之盈反稱又謂延年天道神民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莊子被

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

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一門之中五二十石於總云萬石

尹賞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永始元延間上急於政責賦屬志長安中奸猾浸多閭里少年廢業更受

昧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徒旦得赤丸者研吏得黑者研文吏白者主治長城中簿暮塵起劫劫行者宛

傷橫道抱鼓不絕地音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便宜從事賞至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

令辟為郭令音零辟避居反令辟以大小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亭長里正父老伍人五家為伍伍人為

者各其同也。雖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危險被鎧行持刀兵者悉籍記之。籍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軍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錄厚錄反實期聞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盡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與出瘞寺門桓東宋

之俗言恒詳如和今謂之和衣類曰即華表是也首文曰便讀如他揭著其姓名揭音百日後適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發哭道路歎歎故居反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算合反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皆貫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自用之為爪牙

追捕其精甘者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日遂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聞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森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救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賊慎母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有威嚴有治辦名

贊曰自鄧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弟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邑音為今反今本或作邑言向人主時辨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據法守正杜園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園密書最

復以耗廢耗九卿奉職救過不給何暇論繩墨之外子自是以至良平酷吏眾多然莫足數此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行者方畧教道魏壹切禁姦亦實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編尺

湯園子孫貴戚故別傳

叙傳上替下破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輿曾是疆圍疆也培克為雄培報虐以威缺亦凶終

貨殖傳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擊楬者持土谷反守楬擊大以擊是也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

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能僭大曠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

衍沃原隰之宜行地也平疇者沃水之漑沃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菹蒲材器械之資

也廣平曰原下漑漑漑所以養生送死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於山林射獵未嘗

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鳩艾不焚於雉墻增音曾雉音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荏蕪澤不伐天

士牙反葉五葛緣魚麋卵咸有常禁小蟲也所以順時宣氣善阜庶物善扶植足功用

字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少利而俱贖非有微

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

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閭閻閻音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

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野朝夕從事不見異言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

矣于發語擊也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德謂禮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

敬責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廢而治之大畧也及周室衰禮法墮大規諸侯刻楛丹楹楹

公宮也楹椽也楹柱也大夫山節藻稅咸文仲家也稅俸儀柱也八佾舞於庭雖徹於堂其流至于士

庶人莫不雜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于桓文之後桓桓禮禮大壞

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制謂禮借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

以違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竊取國者為王公國奪成家者為雄傑國

聖人也原父曰國若禮義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貧者桓

獨不完喻救水也穀也穀也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庸猶亡愠色故

夫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云

昔粵王勾踐困于會稽之上通用范蠡計然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計然一號計研羅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當商遊越范蠡早身事之其書則有

皆述之事見皇覽計然曰知關則休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故早則資舟水則

資舟水則資物之理也每水則水漲則早破旱時而預蓄推此類而修之十年國富厚感戰士遂報強吳則會稽

之恥則昔所范蠡嘆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適乘扁舟浮江湖變姓適齊

為昭夷子皮昭夷皮之所定即今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

與時逐與時逐貨物隨時逐利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以生息者積居言後時成物居得之

自與大時馳逐尤求責於人也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散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修業而息之

也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貢傳

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幣財曹魯之間多積財起時發也七子之徒賜最為饒也結駟連

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分庭與之元禮為禮也然孔子賢顏子而譏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德則屢中也

白圭傳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盡務地方而白圭舉魏時學故人素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思嗜然節

衣服與用事儉同苦樂趨時若狂戰爭為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

也故智不足與權變者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

生者曰白圭

倚頓傳

倚頓音之勇用鹽鹽起鹽音古卽鄆郭縱以錐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埒等

烏氏贏傳

烏氏贏音之勇販畜牧及眾斤貴求奇物聞獻戎王魏時之禁司問戎王私遺戎王戎王十倍其賞予畜至用谷量牛馬音可計其故以山秦始皇令贏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請材姓反

巴夏婦清傳

巴夏婦清音之勇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嘗丹砂也山谷之穴出丹清夏婦能守其業

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容之為寡女懷清臺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錄租賦

出其中硬江音反衣食好美矣故陸地牧馬二百疏古路牛千路南百六十七頭牛則為千足羊二百五

澤中千足疏水居千石魚漢諸曰彼言有大鰲山居千章之秋柳也安邑千樹惠燕秦千樹粟蜀漢

江陵千樹橘淮北蒙南河濟之閭千樹秋陳夏千畝秦陳縣也齊齊千畝桑麻滑川千畝竹及名園萬家

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一連受六斛四斗一若千畝厄萬皆染物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諺曰以貧求富費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詰一歲千釀

謝酒釀千瓊雙反長漿千億可監反屠牛羊歲千皮穀糴千鍊新葉千車松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

十鐵曰輶車百乘牛車千兩者言其車輪而兩而木完漆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石千石

十斤馬蹄數千共千則為馬二百也牛千足羊歲千雙童手指千則人助角丹砂千斤其常絮細

布千鈞文乘千匹谷布皮草千石厚漆千大斗蠶蠶鹽鼓千合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為鉛黃千斤鉛音

才獨才二名各鮑千鈞二名各粟千石者三之三石千狐貂裘千皮羔裘千石席千具他果乘千種子什金

錢千貫節阻繪也阻十初反儉工以反會二家交易會費三之廣費五之會費未當費而費未當買而買欠

乃買發利多得其五也原父曰會費得善分仍取厚利常多亡失故三之薄費取之約未善亡失亦比

故五之此謂子貸取息也會費取利多故三分取息二分獲費則五分取一耳所謂獲萬息二千也

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傳程鄭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車行徙遠虜少有餘財爭與東求近處處賤

前音家唯卓氏曰此地陞薄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蹲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

作布易賣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煮即鐵山鼓鑄運善耳費漢蜀民丁富至墮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

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遠虜亦治鑄費結氏富增卓氏

羅哀傳

成都羅哀嘗至距萬初哀賈京師費音隨身數十百萬換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遠殖其貨

宛孔氏傳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

間公子之名謂讀然其燕得過當喻於會愈勝也也也當受去也於利羅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

盡法孔氏之雍容

丙氏傳

魯人俗儉魯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頗有拾仰有取古郭魯以其故多

去文學而趨利

刀閭傳刀閭既衰至成哀間
臨菑姓齊皆五千餘

齊俗賤奴虜而刀閭獨愛貴之切音築聚奴人之所患唯刀閭收取使之逐東墮商賈之利或患東騎文

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半
齊無刁

師史傳

周人既滅而師史尤甚轉穀百數轉穀謂以車
載物而運利費衛國無所不至過邑不入門能致十十萬

宣曲任氏傳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史外京師諸道督其粗耳原又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後
傳注漢宮賜疏所稱細柳倉也為倉史故能富起富也秦之敗也秦傑

爭起取金玉任氏獨害倉粟取倉粟而害藏楚漢相距梁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秦傑金玉盡歸任
也倉粟李反

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
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

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舉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其餘郡國富民無業

細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揚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

醬而險侈賈氏以酒劑而鼎食酒先札反醒也劑先名反劑室也謂
有刀劑則故惡者主致酒劑之濁民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

擊鐘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而有所起至於蜀卓氏之刀閭公擅山川銅鐵為鹽市

井之人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錮音固皆隱不軌奢僭之態又况拙家博漁犯奸成富
轉音博擊按

轉音博擊按曲叔穡發殖樂成之徒姓曲名叔穡名發姓
穡名樂成也皆工矣反猶復齒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叙傳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墮之蓋均無貧道主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僞上并下荒

殖其貨侯服王食敗俗傷化

游俠傳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差等是以武服事於上而文服於下也親者黃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循理以修所職者皆位官有罪夫然故上下

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于踐國合從連

衡縱好力政爭疆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魏無趙有平原趙有孟嘗魏有春申皆稱王之勢

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窟禮孟嘗因雞鳴而得亡出而趙相威神皆國相君以國尉魏齊之臣

之文也將為危難信陵無忌稱符錡命將專師以赴平原之危急如以兵行魏信陵命代古如

將而令東交殺晉卿遂率兵皆以取重諸侯名天下搃擊擊舟魏而游俠者以回豪為稱首四按如魏

也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發矣及至漢興其網誅未之區也是故氏相陳飾保車十

乘而吳澤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輒遷於京師而交游僕劍五郭解之徒馳譽

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家庶榮其名迹顯而莫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或名若李路仇牧犯而不悔史有則之亂李路聞之故入於魏五廢名之七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矣矣非

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視音齊之以禮法民易知禁而反正半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事人也而六國五

伯之事人也夫四愛者又六國之事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事已不容於謀矣

觀其溫良浸愛販窮困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尚於縱於末流引亡宗非不

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

常道莫足予者唯成帝外家王氏富客為感而樓護高師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導為雄閭里之俠原涉

為魁

朱家傳

朱家唐人高祖同時也嘗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飲沒也中馮曰飲字當承不字言沒非也故德飲物自飲言不飲有其德諸所賞施唯恐見之賤人不贈先從貧賤始乞其餘

財衣不養米食不重味乘不過輜牛小牛也輜重趨人之急也甚於已私既陰脫享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足頌願交楚田仲以使關又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傳

劇孟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少年之戲毋兒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前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間是時濟南劇氏陳周齊亦以豪聞景帝時之遣使盡誅此屬

郭解傳解溫善相人許貢外孫也

郭解河內軹人也軹音久任俠孝文時誅元解為人靜悍性沉靜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慕感慕以立不快意所殺甚眾以軹藉反報仇藉古籍字也賊命作奸剽攻賊亡命人剽匪少及攻穿窬盜也仲馮曰直謂攻奪矣然而用力淺心之稱鑄錢插家長更折節為偷以德報怨厚施而薄功其自善為使無甚善善既攻則用力重害二者耳鑄錢插家長更折節為偷以德報怨厚施而薄功其自善為使無甚善善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善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濟又士解反解性傳欽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不使知也 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辜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工衛反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解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及徒茂陵送者出于餘萬軹人楊季王子為縣掾馮同解兄子斷楊椽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交靡邑人又殺楊季王子王家上書人又殺關下上聞遂族解

自是之後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長安樊中子陳君德等皆為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紳耆朱家所羞也

萬章傳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長安戲賊街間各有愛俠章在城西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役至殿中侍中諫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遠遁其懼得石顯權力門車常接轂後王章為京兆尹殺章及前京兆尹酒市趙君都皆名也

樓護傳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出入貴戚家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護是辨其父學經傳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賓客滿門五侯爭各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驥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父長者尤見親而敬眾以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議論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疎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後平阿侯舉護方正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多持幣帛過齋士書求上先人塚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無意擢為天水太守元始中王莽徵為前輝光祿分三補置前輝後承烈護坐免為庶人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賴厭呂公子賴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陳遵傳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少與張敞伯松俱為京兆史敞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士之冠首並入公府遵門外車馬盈門日出醉歸常事數廢而嘗

以故事適之通讀侍曹白遵道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斤滿百而曹白請斤大司徒馬宮重遵請
面曹此人有大度奈何以小文責之乃舉遵能治三輔劇賊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賊
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皆貴重遵者酒每大飲音讀嘗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轆投井
中雖有急終不得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容貌甚偉略涉傳記曉於文辭性喜書與人尺
牘主皆藏音讀以為祭法音讀請求不敢送所到衣冠憤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
陳孟公坐中莫不重音讀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孟坐云 遵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疎亦至再陽太守封
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音讀 遵嘗賓客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書夜
呼號音讀車騎滿門酒肉相屬音讀先是揚雄音讀 遵以觀棟或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譽之於物
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音讀地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音讀 樽
一旦更礙為甕所輻音讀輻井來也甕上納反甕也甕下浪反以瓶為甕也甕身提黃泉音讀甕
用如此不如鴟夷音讀此酒也腹如大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兇託於屬東音讀天子屬車常載出入兩宮
經營公家解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音讀反常謂張疎吾與爾猶是矣矣足下謂謂經書若身自約不
敢差跌音讀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音讀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疎曰人各有性長
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林敗二人俱
客於池陽疎為賊兵所殺遵使匈奴還會更始敗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音讀更始使

原涉傳

原涉字巨先涉父為南陽太守死官賊送葬皆千萬以上涉讓還之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行
喪家廬三年經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衣冠慕之幅緜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

曰史丹在承帝時為大將軍後以光祿大夫養病未嘗為大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
司後又不到喪帝世此自原涉為大司徒然則丹字衍卑
重父為茂陵秦氏所殺涉自劫去官欲報仇谷口豪傑為殺秦氏亡命載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
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闔門謂大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議涉曰子本吏
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離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
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約教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季婦伯姬魯宣公女嫁宋公孫公
季婦齊宣公女嫁宋公孫公人少避姬曰婦人夜下堂遂達大而死陳季婦者其夫嘗行成婦曰幸有老
母吾若不來女善養吾母夫死父死則取嫁婦說自投遂不取使秦始發季婦不幸宜為盜賊所汗遂行
淫失婦曰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婦曰吾猶此矣涉妻子內困專以賑施貧窮赴人之急為人外溫仁謀
遜而內隱好殺矐眈於塵中獨犯者甚多王莽拜為天水太守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斬涉縣之長安市
自袁平問郡國豪傑名聞者霸陵杜君敖西河漕中叔謂材謂仲謂仲皆有謙退之風中叔子少游復以使閭
於世云

叔博開國成家有法有制家不藏甲國不專殺矐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怡音禮法是謂

任幸傳趙諫者以選氣中北宮伯子長
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鄭通

漢興任幸寵臣高帝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閻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婉媚也與上卧起公卿
皆因閑說籍孺也故孝惠時侍印中皆冠較帳貝帶較音以鐵音義即較也傅粉化閭籍之屬也其
後寵臣李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士人則韓嫣音宦者則李延年孝先時宦者
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皆無寵臣爭帝惟有閻仁帝時
有程璜金賞二人之寵取過庸不富宣帝時張彭祖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謀數無所虧損為其小妻
所毒毒謂祖室帝微時同
事以後封陽都侯

鄧通傳

鄧通已郡南安人以濯輪為黃頭濯直李反土轉水其色文帝嘗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即推上天願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魏反見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問其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於是賞賜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文帝病瘳通為上吮吮之鐵山角反上不樂從各問曰天下誰最愛我通曰宜莫若太子上使太子鑄錢謝任善太子鑄錢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鑄之太子趣由是心恨通景帝即位人有告通益出徵外鑄錢鈞反竟案驗盡沒入之通尚負數鉅萬長公主沒入一簪不得著身竟寄死人家文帝女館賜通吏報

丘註財遇王者錢布天下見食貨傳

李延年傳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樂人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掌天子兄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延年善歌為新聲聲是時上方與天地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聲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由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臥起久之延年弟李與中人亂及李夫人卒廢弛上遂謀延年兄弟宗族通鑑考異曰按是後李廣利尚為將帥益止謀延年及弟李妻于耳

石顯傳

石顯字君房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體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入無外賞精專可信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書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

持詭辯以中傷人初元中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元帝不聽顯後害望之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李弘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宰相石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內道綬若若邪反言其兼官據勢也成帝初即位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死隱音

互註又典樞機明習文法見蕭望之傳

董賢傳

董賢字聖卿為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二歲餘賢傳滿在殿下為人甚麗自喜善許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即由是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旬月間當乘輿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當畫寢偏褥上親姑袖上欲起賢坐覺帝不欲動賢過齋而不起詔將大臣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權與人主侔矣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皆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免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賢董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說左右皆恐哀帝前太后詔收賢大司馬印綬即日與妻皆自殺家屬徙合浦縣官斥賣董氏財四十二萬

贊曰柔曼之傾意也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閎節替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甚父子並為

公卿可謂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遵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警矣謂周王疾無治弄臣為輔鼎足不穩棟幹微掩女一朝帝躬

臣擅命董賢繼起莊趙氏為孝成皇后居北宮傳流故事及母后奪位幽廢宮後居桂宮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叙傳彼何人斯竊此官累營損高明作戒後世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七終

十七史詳節

卷二十七

西漢

三十一

111

111

東萊先生西漢書即卷之二十八

外夷

匈奴傳上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董常匈奴別號發音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

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騊駼逐水草遠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分地

野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

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鋌把小矛利則進

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毳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

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貞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幽州其後

三百餘歲戎狄攻太王寬父即王也曰鞠鞠寬父亡走于岐下幽人悉從寬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

昌伐吠夷戎工犬反後十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邑復居于鄴錫放逐戎夷涇洛之先此洛即洛水也以時

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吠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

至於是以作呂刑之辟音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害詩人歌之曰靡

室靡家玁狁之故至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是時四夷宿服稱萬中與至於幽王用寵

姬褒似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吠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麗山遂取周之地幽獲而居于涇

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鄴錫而東徙於洛邑當時秦襄公伐戎至却始列為諸侯

當字下宜有是字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齊郊後四十四年而山戎

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維邑伐周襄王襄王出奔於鄭之汜邑

記音凡今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衛侵盜尤甚晉文公初立欲脩霸業延與師伐戎翟迎內襄王

于維邑當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據戎翟居於西河圖洛之間圖音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

戎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緜諸戎狄獫狁之戎在岐梁湟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諸

戎許子反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

莫能相查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

以臨胡路伯反後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

其後義渠之戎茶城郭以自守而秦苻苻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

及上郡於秦後秦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朝服習騎射北

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澗反至高闊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

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聞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長平置

上谷滌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三國燕趙魏其後趙將李牧時

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東北擊胡秦收河南海地因河為塞築四

十四縣城臨河徙道戍以充之而通直道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墾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

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威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

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邊者皆復去通直道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

與中國界於姑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立少子頭曼欲廢冒頓立少子

冒頓冒頓作鳴鏑也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後從人獵以鳴

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適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獲千

餘射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適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獲千

里馬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民
冒頓復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與之東胡王愈驕而侵與匈奴中間棄地莫若千餘里各居其
邊為驕駝土室也境上侯望之處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既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
有之冒頓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虜擊東胡滅之虜其民眾
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
朝陽唐施遂侵燕伐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晁錯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自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
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可得而記云 單于姓孛羅氏孛力全反其國稱之曰撐鞞孤
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各音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
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
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各最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
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之屬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
馬肥大會滹林統林而祭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刀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執於反大
者死一國之囚不通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日上戊己其舉事常隨
月盛壯以攻戰虧則退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首獲囚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
為趨利起善為誘兵以包敵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最速矣後北服漢漢反屈射丁
零臨昆龍新單于國於是匈奴責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
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征擊之會夏大寒雨

雷氏反卒之隨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
卷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城七日
白登本漢中不得相救餉匈奴其騎西方盡白東方盡駝駝音毛北方盡驢驢音毛南方盡騊駼騊音毛也
先營高帝乃使使厚遺於閼氏閼氏為言迺開圍於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紳紳音毛曰附從
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感奉
饋絮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冒頓迺少止孝惠高后時冒頓浸驕迺書使使遺高后曰兩主
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與會李布等議發兵擊之會曰臣願得十萬眾機
行布曰前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平城今妾言是面諷也且夷仗譬如禽獸得其善意不
足善惡言不足怒高后曰善令張澤報書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其
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是文帝下詔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即之遣丞相灌嬰將
擊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之兵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漢遣使侵侮
右賢王右賢王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故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滅
夷月氏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廢兵休去養馬除前事復故約
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意故使郎中條侯馮遂奉書請婚婚音毛反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
遠舍使者至即遣之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
幽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六年遣匈奴書曰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北約離兄弟之
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故如單于書
頃之冒頓死子稽鞮立稽音毛號曰太上單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使者燕人中行說

傳翁主胡即反說不徵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
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獲之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胡詳今
單于愛俗好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漢物什物也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
得以視不如狗彘豎善也胡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則反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
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說分條也漢武志反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曰漢使毋言願漢所
輸匈奴繒絮未幾令其量中中什仲必善美而已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己不善則候秋熟以騎馳
蹂地稼也胡人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遂至彭陽使騎兵
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文帝發軍千乘十萬騎軍長安以備胡而拜盧卿魏遼古遼遼遼張相如重
赤為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遂出塞即還匈奴日以驕傲入邊塞累人民甚眾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
書單于亦使當戶拜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先帝至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
于長城以內冠帶之雲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至相安朕聞天不頗覆何反地不
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臨大道墮壞前惡胡大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
鼈上及飛鳥踐行嗷息煖動之類反漢人完反莫不就安利避危殆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
制詔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後四年老上單于元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和親歲餘復
絕和契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累甚東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又置三將
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
遠塞胡于漢兵以罷 景帝立趙王遂降使於匈奴是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
後復與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遺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邊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

東漢通關市餽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蘇翁一姓蘇名一翁誘單于伏

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單于殺之引兵還自是匈奴絕和親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關市

畜財物時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仲况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其各

匈奴數千人蓋遂漢陽尤甚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復入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出雁門擊胡得首虜數千

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內地築

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斗辟縣音僻是歲元朔二

年也其冬軍臣單于死其弟伊稚斜自立為單于其明年右賢王怒漢奪之河南地而梁朔方數寇邊

侵擾朔方殺署吏民甚眾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夜圍右賢王右賢王脫身逃走

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明年春漢復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出定襄擊匈奴得首虜前後

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將軍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降匈奴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

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徵極而取之母近塞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明年春漢

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即古曰作金人主而祭之如金非漢是其造

法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

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五少胡

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賞之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單于餘

人其年春漢謀以為翁侯信為單于封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乘馬殺千餘騎私自從馬凡十四萬

區區私衣衣者非區公發之區私衣衣者非糧重不與馬與通白飯今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

出代或約絕塞擊匈奴單于聞之遣其糧重以精兵侍于幕北與大將軍接戰單于遁走漢兵追擊其積

山趙信城而還漢驃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驃騎封

於狼居胥山禱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若狂漢

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積穀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數倍可

萬數漢馬凡百十餘萬匈奴雖高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任單于兩趙信討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

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互使為外臣朝請於邊趙信漢使嚴使吹單

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執留漢使相害漢方復收士馬會驃

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又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武帝始出

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天子遂遣親至朔方

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曰漢南望頭已懸於漢北關下今單于即能與漢戰

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至南面而臣於漢居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諸卒單于

大怒留郭吉不歸還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遣休養士馬及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

親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援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婁婁

為蠻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壯雷為塞而匈奴終不能以為言然漢兵每入匈奴匈奴輒

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止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唐師廢立年少號為克單于

是歲元封六年也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吊單于一人吊右賢王欲以乘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

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執留之相害甚漢使將

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葉受降城其父匈奴大雨雪于多飢寒死兒單于立三歲而立其

季父右賢王句黎明為單于句立一歲死其弟且鞮侯于立為單于漢既滅大宛威震外國天

一八一 羊二口 卷三十一 西漢

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也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秦皇公復九世之讎春

秋大之公羊傳四年春齊滅公滅紀復也是歲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

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游反漢遣中郎將蘇武

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漢使武師擊右賢王於天山漢兵物故什六七也

也又使李陵將步兵五千人與單于合戰兵盡降匈奴後二歲漢使武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

單于與接戰武師解而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長子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初元年也既立六年

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畧吏民其年復入五原酒泉殺而都尉於是漢遣武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重

合侯孫通將四萬騎出酒泉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引去無所得失而遺武師出塞會妻子坐坐塞東聞

之憂懼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燕一單于知漢兵勞倦自將五

萬騎遮擊之漢軍大亂敗武師降自武師殺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得出兵王莽武帝前此

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殖殖音積罷極苦之罷音疲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

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更立子為童行親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單于既立風謂漢使有言欲和親

後二年通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明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隊音隊並入邊為寇漢兵連之

生得脫脫王匈奴見臨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道音導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是時衛律已死律在

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當從左

右風漢使者風音風然其侵盜益希忠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聽之是時漢遣和降大將而病

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漢復得降者言匈奴方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邊塞霍音霍不問趙充國

國以備夷自相攻擊而後兵要之括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范明友明友言可擊亦可和范音范明友為漢

將軍匈奴聞引去遂擊烏桓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桓求欲得漢公主當帝即位
烏孫昆彌上書願發國半精兵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
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伊古皆從軍遣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二千
餘里與昆彌自將五十餘騎凡二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歸走與畜產遠遁與死亡不可勝
數於是遂衰耗耗胡也然五將亦少所得匈奴怨烏孫各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欲還會大雨雪兩反一日
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也選者不能什一於是下令乘弱攻其北與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
殺甚眾又重以餓死腫反匈奴大虛弱諸國羸屬者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入匈奴捕虜
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茲也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後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
若王勝之入漢獻見由才單于初立凶惡三年而敗初壹行鞬單于死弟壹閼樓單于立

匈奴傳下

呼韓邪單于歸庭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齊堂為屠耆單于於是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
于右賢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登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見
匈奴亂率其眾南降漢呼韓邪單于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其後兄左賢王自立為郵支管都侯單
于攻韓邪敗走之左伊秩皆王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匈奴乃定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
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死則在弟子
孫常長諸國奈何臣事於漢里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左伊秩皆曰不然羸弱有時今漢方威烏孫城郭
諸國皆為臣妾今事漢則安存不則危亡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入侍郵支單于亦遣子入侍
明年呼韓邪單于歿五原塞也願朝三年正月漢遣都尉韓昌迎祭所過七郡二千騎為陳道上所過

兵例通 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復上書言民東困乏漢詔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呼韓邪遣使上國求侍子明年漢遣韓昌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昌猛見單于民衆盛威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即與民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無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竊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孫盡如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為昌猛擅以漢國世子孫與夷狄盟蓋國家傷威重責遣使往告祠天與告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單于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其後甘延壽與陳湯發兵斬郅支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 竟寧元年復入朝單于自言願塔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雖喜上書願保塞上國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遣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讓者皆以為便即中候應習違事以為不可許曰國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與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出師往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塞北建塞徹起亭障音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塞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遠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亦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古者安不忘危不可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者又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覦音設塞徹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匈奴思其恩懷迷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奪其畜產爭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塞則生變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

且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侯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僅落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錄戍錄戍曰錄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障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辟如罷戍卒省侯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大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貽害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求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對秦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許論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所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故縱出縱出殺害故明法度以專眾心也後復株桑單于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他如竟寧時綏和元年烏株留單于立建平四年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厥人厥反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又匈奴反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妙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陳甚明臣不敢違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帝之威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諫之士石畫之臣甚眾石言堅固如石也卒其所以脫者時莫得而言也又高后嘗忿匈奴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會可斬也妾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難道頂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宣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澤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大過大興

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室類襲王庭窮極其地盡逐北封狼
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責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不肯稱臣也且夫
前世豈樂個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地故中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也不壹費者
不永寔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饑虎之喙齊統運府庫之財填虛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
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題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環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賈而還
爾爾也時解有所獲徒奮揚威威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
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
扶伏稱臣扶伏然尚羈縻之計不類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其何者外國天性忿戾
也反恨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屬其種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夢師遠攻傾國殫
貨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慰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瑞烏桓之壘
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姑繒也 姐子也又朝鮮之誨誨也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三時之勞
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囊橐囊橐餘當古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靡矣
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嚴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邇上世之道策神靈之所
相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厥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欲而隊之
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
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
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障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較繫於外使相擊也猶不若
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貴歲以大萬計者一歲數豈為康居烏孫能

論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通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

受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書奏天子寤焉召選使者更報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元壽二年

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平帝立王林東政西域車師後王句姑鈞

來王唐先漢故王漢故王胡來皆怨恨都護校尉將軍子人民亡降匈奴單于遣使上書言狀遣中即將韓隆王昌

等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受單于執二虜遣使使者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通道設四條中國人

亡入匈奴者為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為極降匈奴者皆不得受時莽令

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去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義知

牙斯今更名曰知莽大說說曰太后遣使者各輸厚賚賜焉王莽之氣位也建國元年遣兵取將

王駿等六人多齎金帛重遣單于論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單于受著新威不解視印飲食至

夜明日遣右骨都候當自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單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通有漢言章今印去單

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由是怨恨勦兵朔方塞下又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皆

將人眾寇襲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寧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

非重弟子孫何以得立是後單于應告左右都都尉請遣王入塞寇盜大興萬餘中蠻數千少者數百緣

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延拜十二部將軍發都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

邊讓滿三十萬束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莽將廉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

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圍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屬

宜王時餘稅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規戎狄之傳響如身擊歐之而已蓋古攻字也

與區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控疆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報報之兵連禍結

三十餘年中國罷耗罷耗曰疲匈奴亦創艾初曰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國延袤萬里賦也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音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而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也屬之發反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糧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與胡地沙圍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餽餼薪炭不可勝古金字食糧飲水以應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就前代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重直用反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遠洗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謀力反如遇險阻銜相隨街馬街也虜要遠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莽不聽轉兵殺如故天下騷動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賦牛馬布野及莽挽亂大句奴為之播難遂民死亡條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天鳳五年呼都而尸單于與阮立入北邊北邊由是賤壞會漢莽更始二年遣中郎將歸德侯岷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儀制置禮單于與驕謂遵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中言中問之反孝宣帝輔立呼韓邪單于致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遣與相嘗嘗且侯反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遣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魯夷猶夏詩稱戎狄是膺讀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夫兵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高堂不遺善策相與稱於廟堂之上手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李斯文時賈誼晁錯李武

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孫宏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
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
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感服而臣畜之矣紳紳
異變疆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
約結和親略遣單于其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
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東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
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北地上郡西河也六郡天水安定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
下精兵軍於廣武關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朋效也仲舒親見
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願增其約以為義勸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
厚利說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而其愛子以累其心累力匈奴雖
欲展轉奔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秦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
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死纓帶稚子啜哺音與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
亦便於天下乎矣仲舒之論考諸行事適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
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遼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
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反其桀驁高如斯與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
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也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違守境武畧之臣脩障
障備塞之具屬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
言守空約譏胡馬之不窺曰不己遇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

幾亡之厄權時施宜後反履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實於漢庭是時邊境晏
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物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遣王林墓位始開邊隙單于
由是歸怨自絕林遂斬其子邊境之禍構矣呼韓邪始朝於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
其來朝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遠逃竄伏疑結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
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謂或不志衰安必思危遠見讖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
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略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賢而失重利也仲舒之
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迺征伐之功秦漢行
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仲舒反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昭文
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成十五年諸侯會吳于鍾離夷狄之人會而好利被髮左
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辟逐草隨畜射獵
為生陽以山谷難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獸禽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
費略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
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
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叙傳於惟帝興於平戎夷猾夏周宣撥之亦列風雅宗廟既昏淫於褒女戎則我驪遂亡鄰鑑大漢初
定向奴疆威圍我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受命赫斯怒王師雷起雲擊朔野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靈我
威靈五世來服自宣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為世典式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京兆慎獨齋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即最大地有滇池自滇以北即都最大此

皆雅結雅直逆反結詞曰耕田有邑聚於外也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地名為萬昆明之滇州也

又隨蕃移徙亡常處亡君自是以東北徙作都最大自作以東北再馳最大自任蜀之

西自馳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

將兵循江上臨居巴黔中以西壯矯者楚威王之遺裔也蹻至滇池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晨擊奪

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眾王滇秦時嘗破夷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馬漢興實是此國而開

蜀故徵工約反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作馬焚僮奴半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太行王恢擊東粵東

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漢書唐蒙何反風曉南粵曰越南粵食蒙蜀檮來曰道西北牂柯江蒙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即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

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傷夜即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粵王黃屋左纁地東南萬

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權聞夜即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餘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強

巴蜀之饒通夜即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入見夜即蒙多同厚賜論以威德約

為置吏蒙還報乃以為蒙都發巴蜀卒治自楚道持牂柯江司馬相如亦言西夷功作可置都使

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蓋一都尉十餘縣屬蜀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截轉相鑿古無

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善濕元吾甚東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上患之遂罷西夷獨置

南夷兩縣一都尉 元狩中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印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得蜀費人市於是天子乃令十餘萬人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即天竺至滇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及發蜀巴罪人擊南夷會越已破引兵還行誅隔海道者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諸國皆震恐諸臣置吏以印都為粵侯都作都為沈黎郡再駭為文山郡漢廣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夜郎後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王莽篡位三邊蠻夷悉擾蓋度漢邊者且備初而粵破漢使發南夷兵且備初而殺使害漢乃發巴蜀罪人禁越

南粵傳

南粵王趙佗佗真定人也秦并天下畧定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通語與粵雜處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釋置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和輯百粵為南邊害 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於是佗迺自尊號為南武帝關粵西瓚略得屬馬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 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乃為佗親家置守邑歲時奉祀名其邑為章官厚賜寵之乃使陸賈賜佗書曰王之號為帝南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帝也帝而不讓者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憂彼此共憂終今以來通使如故陸賈至南粵王死乃頓首謝願奉明詔常為藩臣奉貢職 至孝武建元四年佗孫胡為王天子誅閩粵使嚴助諭意胡遣太子嬰齊八宿衛嬰齊嗣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太子與嗣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其丞相呂嘉諫止王王不聽遂謀作亂天子聞之欲使莊參以二十人往韓千秋奮曰以區區與又有王應獨呂嘉願得勇士三百人斬嘉

以報於是遣千秋與王太后弟往入粵境嘉遂反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於是天子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攻粵人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自尉佗王凡五世立粵人長男建德為王而與入海伏波遣人追得之韓千秋子延年封咸安侯

閩粵傳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孫其先皆句踐之後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即今泉州漢擊項建安是也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立孫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 建元三年閩粵圍東甌天子遣嚴助救之東甌請舉國從中國乃悉與眾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上遣大行王恢等為將軍兵未渝領其弟餘善殺王郢郢初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天子詔立無諸孫繇君丑為粵繇王因立餘善為東粵王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請從樓船擊呂嘉不行樓船將軍願引兵擊東粵餘善聞遠發兵距漢刻武帝望自立詐其民為妄言上遣樓船將軍韓說等攻粵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眾降於是天子曰東粵繇王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韓說為樓船侯

朝鮮傳

朝鮮王滿燕人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涇水善居秦故空地稍復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傳子至孫右渠不肯奉詔天子慕罪人擊之遣楊楛苟藏出遼東誅右渠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以粵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遺王漢誅

西南夷獨道復龍乃東夷滅國遼東蘇王居服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終
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河遣世實威動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觀太宗植撫尉
化文帝以恩德安在氏傳七年諸侯盟會皆仲言於齊侯曰臣化無之嫌臣豈古所謂招携以禮懷遠以德者哉關格然以禮懷遠以德誘齊也漢來也
叙傳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仰寓關越東甌爰酒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
爾剖符皆恃其阻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

西域傳東西六十餘里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國

司馬彪漢書云至于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

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則接漢院以玉門陽關也

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之

反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其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南

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北道西踰葱嶺則

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若土地而有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

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自周襄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

國然西不過臨洮注音漢興至于孝武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擊破石地降澤邪休屠王逐空其地

始募令居以西音初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武帝將軍伐大宛之後西

城震懼多遣使者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實諸得於是自敦煌西至罽澤往往起亭障而輪臺渠犂皆有

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統領保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時漢

獨踰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將東來降故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乃因

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是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

田於北胥鞬披沙車之地古先鋒反健居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高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
關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為曼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
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自宣元後單于稱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
道里遠近詳實矣

鄯善傳治杆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

鄯善本名樓蘭初武帝征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數輩樓蘭姑師苦之攻劫漢使王
快等又數為匈奴耳目武帝遣從粟侯越破奴將輕騎虜樓蘭王破姑師因累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
於是列亭摩至玉門矣樓蘭國近在東垂近漢常白龍堆之水草常生發導首水傍糧送迎漢使又數為
吏卒所寇不便與漢通復為匈奴反間居竟元鳳四年霍光白遣傅介子往刺其王更名其國為鄯善遣
司馬一人田伊循以填撫填竹其後更置都尉時樓蘭王嘗歸弟尉屠耆降漢

鄯善傳去長安萬二千二

屬賓國王治循鮮城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綉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以金銀為
錢用銅出珠璣珊瑚琥珀瑠璃流離成帝時遣使奉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爾嘗
前親送節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
至懸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斤候士百餘人五
分夜擊力斗自守夜有五更故尚時為所侵盜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陵令人身熱無色
頭痛嘔血驟着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陂臨峭嶽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度
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國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費勞吏士之

塞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曰疲以事無用非長久計也於是鳳曰從欽言切莫聽使謂實與王隆來赴相未歸城當也後嗣已下遣使

地而不通
安息國傳去長安萬一千六百

去息國王治番兜城民俗與別案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冠輒更鑄錢有大馬游云大馬頭如馬身臨錫水商賈車駝行旁國書華旁行焉書記西南通書皆橫行不立華皮不來者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安惠王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犂牛壯人獻於漢天子大說漢書漢

大月氏國傳去長安萬一千六百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土城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素駝一封言其陸高如封土也控弦十餘萬故種糧匈奴本居敦煌和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遁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所在張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曰小月氏大夏無大君

康居國傳不屬都後至越匿地馬行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到早蘭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匈奴所屬也宣帝時匈奴亂五單于並爭漢據五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陳湯等發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矜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威時非以烏孫兼有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寶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金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難訖不肯拜使者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絞羈糜而未絕其康居西北

可二千里有卷蔡國控弦者十餘萬大興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

大宛傳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以蒲葦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父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者酒者謂馬者目宿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高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武帝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又獲數十餘輩拔宛西諸國求可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桑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之皮外國使來求益種蒲陶目宿雜官館學極望焉自大宛以西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兵歸教鑄作他兵器及呼韓單于朝漢後咸再漢矣鑄封

沙車傳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沙車國王治沙車城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前沙車王弟呼屠微殺其王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馮奉世以便宜發兵擊殺之更立元昆弟子為沙車王萬年烏孫王子弟車王之王死無子國人請漢為王

烏孫傳去長安八千九百里

烏孫國大昆彌治亦合城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胡音明赤須狀類彌無者其種也始張騫言烏孫國大可妻以公主娶為昆彌以制匈奴元封中遣江都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後復以楚王戊孫解憂為公主妻烏孫楚主侍者焉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孫屠使降帝徵馮夫人問狀遣馮者送馮夫人歸車持節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孫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益歲

龜茲傳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

晉錄總領也

贊曰孝武之世園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綴好結黨南羌連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

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華南無王庭遺值文景至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

餘士馬彊盛故能賄辱布瑋瑁則建珠崖七郡音依感枸醬竹杖音則開洋河越嶺聞天馬蒲陶

則通天兒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文甲即瑠璃也通犀蒲梢龍文魚目汗

血之馬精所充於黃門鉅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兜

明池營子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其數非一以甲落以隋珠和璧總同天子負綸

依警被依前曰飛燕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巴俞二州名越

祖令樂人習之有巴俞海中碣極樂名焉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是也魚龍角含利之戲者先

藏於庭畢乃入殿前放水化成比目魚水作及略道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

不足乃權酒沽筵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困之以凶年寇盜並

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

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

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

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海屬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

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威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感德咸樂

內屬惟其小邑都善車師界絕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沙婁于闐之屬數遣使致貢于漢願請屬都

羅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

兼之矣亦何以尚哉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太宗漢文帝

叙傳西戎即序夏后是表明也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期示也周穆王不漢武帝帶神圖遠甚

勤王師輝輝致誅大宛宛是宛好好公主好好亦支過女烏孫使女乃通條支之漸昭宣承業都獲

是立總督城郭三千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老傳周錄走有的水西王母亦嘗未見也自條支乘水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九終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三十

外戚傳

京兆慎獨堂新刊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

未喜樂也也有毀之興也以有戚及有娶始有姓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生契為殷而紂之滅也嬖妲己

有蘇氏女美好辭武王克殷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大姜嫄有命氏女帝聖妃履大人迹生后復

而幽三之禽也淫褒姒美中結以取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穆穆下二女春秋譏不親迎二年紀

可不慎歟人能弘道侏如命何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既駁合矣或不能

成子姓也生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

道稱皇后道讀曰後后亦君也天曰皇天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至如長使少使之

甄焉至武帝制使侍姬嬖俗華充依各有爵位後五經凡俗音皆美也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

等云廢皇后自昭儀下昭儀位視丞相將比諸侯王降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室云
漢史云昭儀位視丞相將比諸侯王降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室云

呂皇后傳呂公孫加侯長兄孫為

呂皇后生惠帝魯元公主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以不類已常欲
疑之戚姬常從上之闕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
運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崩呂后為皇太后令水巷囚戚夫人脫紺衣赭衣令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為
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且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謂曰太后聞之大怒曰適欲倚女子邪
遂召趙王誅之使吉三反疑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周昌復召趙王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
入宮掖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獨居使人持鴆飲之趙帝還趙王死太
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薰耳飲瘡藥飲於禁反指於今反去眼精以毒居六反如崩初
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視人彘帝大哭曰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臣為太后子終不復治
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

司馬溫公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子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
母之殘酷遂棄國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為於小仁而未知大義

太后發喪突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強為傷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令哭而不悲君知其
解未乎曰何解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盡
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從其計請之太后說曰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太后臨朝稱
制持天下八年病大禍而崩台產

薄姬傳 約和與漢孝慈及魏許負言心

薄姬文帝母也又吳人與故魏王宗女魏姬通生薄姬及諸侯畔秦魏約立為王魏姬內女於魏宮 內音

同許負相當生天子漢使曹參屠魏王豹薄姬輸織室約元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

得幸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責母相忘及兩美人先幸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

以責告是日召管幸之姬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身上曰是責也吾為汝成之遂幸有身生文帝 後傳為

封弟結為叔侯李景前二年薨高陵 皇太后

實皇后傳 初姬行家在清河縣近家請夫置

實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實姬與在行中至代代王獨幸之

於是生景帝文帝立數月立為皇后兄長君弟廣園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畧者傳十餘家至

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臥岸下岸翁盡厥殺囚者自餘人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

之長安問皇帝新立家在觀津姓實氏上書自陳召見問之具言其故乃厚賜之緣侯灌將軍等曰吾屬

不死命乃縣此兩人 恐後遺禍 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又復放呂氏大事也 注及 於是乃選長者

之有節行者與居實長君少君由此為選讓君子不敢以當責驕人皇后疾失明景帝立為皇太后好黃

帝老子言景帝及諸實不可不讀老子 後前合裝前代遺話 以東 宮時物觀女館而長公主據

王皇后傳 長女平陽公主次南

王皇后武帝母也嫁為金氏婦生一女矣乃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在身時夢日入其

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責也景帝立為皇后 元相三年

李夫人傳 衛地后廢後四年武帝崩曾光 合蔡陽文 上惟意追尊號曰李武皇后

李夫人本以倡進倡樂人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

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

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過宮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

邑王夫人少而蚤卒上伶閭馬園畫其形於甘泉宮初夫人病篤上臨候之夫人謝不可以見願以王及

兄弟為託夫人姊妹讓之曰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我以容貌之好得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

愛弛愛弛則恩絕今見我毀壞必畏惡棄我高肯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後上以夫人兄廣利為

武師將軍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

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夫人之貌通鑑云此李夫人傳中古今相承皆以為李夫人事

耀地之貌云按李夫人卒時少翁死已久漢書誤也還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作詩令樂府諸音家悉歌之又自

為賦以傷悼夫人延年弟季生奸亂後宮廢利降為奴家族滅矣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徧行州其來也

鈞弋趙便仔傳

鈞弋趙便仔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

奉自上拔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奉夫人進為便仔居鈞弋宮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任身十四

月乃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司馬溫公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而

無恙而命鈞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奸臣遂探主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

之心卒成平盡之禍悲夫

昭帝五六歲壯大多才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所生與眾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

類志亂國家猶與父之鈞戈保幸甘泉有過見疑以憂死因疑雲陽昭帝即位追尊為皇太后

致堂胡氏曰如難處之事非聖人莫能也若周公之於管蔡魯國之於長姜是也鈞戈夫人不憚其罪以預防淫亂而殺之適與漢武為幼子遠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振春秋大義妾母不得攝后母后不得臨朝播告之修者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人臣鈞戈雖欲功位矚志為子敢武帝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其引呂后為戒者不知高祖有以啓之也

班婕妤傳

婕妤居增成舍再就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為婕妤帝遊後庭張與同筆載婕妤辭曰觀古園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至適有嬰女今欲同筆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張曰楚樊姬不食今有班婕妤王好田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胡曰則自鴻嘉後上稍墜於內寵婕妤稱復進見燕許后婕妤祝詎後宮及主上考問婕妤對曰吾聞脩正高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安何益上善其對憐之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悼曰潛玄宮兮幽以清塵閉門兮集閣屬華殿兮玉階潘注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兮惟幄暗兮龍虛兮風冷冷神眇眇兮窈窕君不御兮穆為榮仰視兮雲屋覆涼兮橫流顧左右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不遇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緣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趙皇后傳

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善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微行過陽阿上見瓊燕而說之魏地名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姊弟顯寵十餘年卒皆無子

贊曰易者吉凶而言謀龜之效天地鬼神至於人道靡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由至微而體至尊宿嘗
而不以功此固道家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於季平以戚後廢色寵者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至
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卯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婦王悼后許恭哀唐身皆夭折不幸而家依託
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嗚呼鑒茲行事變亦儂矣

叙傳詭矣禍福刑于外戚高宗首命呂宗顯廢薄婦陳氏宗文雍德在魏許負相嘗實后意考
盤于代實如欲通趙初而王氏側微世武作嗣子夫既與扇而不終鈞戈憂傷孝昭以益立宮館輔禍
厥宗史婦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靈國二姦後光恭哀登元天而不遂卯成乘序登至履尊三世飛燕之
妖禍成厥妹丁傳傳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適喪馮衛衛中山王母為傅氏臨惠張景漢武陳宣霍
成許哀傳平王之作事雖警美非天所度怨傷若慈如何不恪

元后王氏傳

元后王氏成帝母也王莽之姑家凡十侯五天司馬外戚莫盛焉母李親任政在身夢月入其懷矣及壯
大婉順得婦人道成帝立尊為太后以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之與自鳳始河平二年主
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遂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大
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竊所願與身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奇異材上說善之說與欲
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晚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
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其見憚如此後王莽居攝太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及莽以符命自立為真皇
帝太后大驚莽請置太后不肯授莽林使安陽侯典論指太后怒罵之曰而為父子宗族而以蒙漢家力
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以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

有而兄弟耶我漢家老婦旦暮且死欲與此靈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

仰曰林必欲得傳國軍太后益能終不與耶太后怒怨林欲脅之適出靈投之地以受舜曰我老已死知

而兄弟今欲滅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崩後十年漢兵誅莽莽始楊作謀曰太隆之精少

班彪論曰三代以來春秋所紀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稱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

數矣絳所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享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更所五將

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猶握一靈其反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慈夫

叙傳元后娘每月精見表遭成之逸政自諸舅要政陽平佗威誅加御宰王商成都惶惶假我明光曲

賜款款許亦未其堂新都元極作亂以亡曲陽上王帝成都惶惶假我明光曲

王莽字巨君元后之弟子也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俠遊相高林獨折節為恭

儉勤身博學行甚敦備大將軍風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永始元

年封為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謹在位更推廣之使江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頌其諸父矣敢為激

發之行激處之不慙怨女六哀帝崩皇帝詔為大司馬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高

莽之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朱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

索與承其指意而願奏之莽稽首流涕固推讓馬上以感太后下以示信於眾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

獻白雉鳳羣臣乃感陳莽功德致成周白雉之瑞千載同符宜賜號曰安漢公莽又欲專斷知太后

厭政乃假公卿奏言令太后下詔曰今眾事煩碎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守石及

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其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案致意

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其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案致意

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其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案致意

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其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案致意

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蘇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立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於是公卿采珠女馬丁未立蘇女為皇后大赦天下又加蘇帝術之號 是後奏起明

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圖官爾雅天文圖藏鍾

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所定王太史之稿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

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

明堂辟雍墮廢歷大千載莫能與今安漢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明卓爾位宜在諸侯王上詔

曰可於是又加九命之錫 莽又奏為市無二價官無徵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

制犯者象刑菴既致太平北代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四方未有加禮遣平憲等持金幣聘塞外羌

使款地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為內臣請受所獻地為西海郡十二月平帝崩莽逼選玄孫中最幼廢陵侯

子嬰十二歲三月立為皇太子五月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劉信為天子

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今共行天罰誅莽懼音子告禱天地遣王邑等破翟義於成

義自謂威德日盛遂謀即真之事 初始元年梓潼人哀章音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

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署曰赤帝行璽言王莽為真天子於是莽即真天子

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乃更作小錢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

頌聲作泰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分以極欲音曉曉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貧鄙生彊者規田

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錫之居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廢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音

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音計知時有嘉禾之祥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

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于九族鄉黨貧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故有非井田聖制

無法感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魑音鴟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國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減虛升而置阡陌遂王諸夏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蹟音跡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初莽獻新樂於明堂大廟羣臣始冠履章之弁音皮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又壞城西苑中十餘所音上林取其林瓦以起九廟是歲赤眉賊眾寇多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號曰九虎後漢光武莽二年更始到長安四年亦冒立劉盆子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又安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苦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也取仁而行違者耶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音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志音呼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流諸夏亂延變絡猶未足道其欲焉是以四海之亂然喪其樂生之心音高反中外憤怨遠近俱發池城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墟音曰丘墟發掘害偏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皆坑籠絕氣音無德非命之運音非天命紫色龜聲音非正曲也餘分闡位音林不得正王之命如聖王之驅除云爾音福至人除也叙傳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廢夏祭音祭虐烈高辛音紂偽藉黃唐音緣稱典文眾怨神怒惡復誅錄十二歲音歲而見錄也叙傳

叙傳

后曰班侍中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書平侯且就國上乃出放於是引許商師丹入為光祿大夫伯遷承術都尉與兩師並侍中上亦稍厭恭復修經書之業太后喜悅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惡焉 許博學有俊材遠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秘書每奏事許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刻時書不布自東平忠王以叔父求大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許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 穉少為中書侍方直自守哀帝立出為廣平相王莽秉政方欲又致太平師古曰言欲以文敷敷太平者以春秋亂世祖聖人作文致之如太平耳莽欲使使者分行風俗來頌聲行下而穉無所上乞既惡而許益以自章大是以文致也豈謂文教致太平乎嗣顯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補陵園即食故穉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雅許穉生彪 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嘗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聽許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廢之術夫老子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脩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好音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罔結不不輟騙君之餌雖若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且擊擊名之羈絆鎖鎖也伏罔孔之執躅也也馳驅閭之極擊也既擊擊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眩音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時曉曉搥胸求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冥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乃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語將乘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謂王枝葉殫大綱謂諸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江哀平短作國禍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覆朝廷能禍

說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數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或稱劉氏
不謀同辭方今擁傑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民皆謳吟思漢仰劉氏曰嚮已可知矣曰先生
言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得之持其足也時民復知漢乎既感嘉言又惑狂狡之不息乃著王命論
以殺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應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皋于覆擊厥佐唐虞光濟四
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失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
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士會故晉其唐據大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
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
所福饗天下所歸往來見蓬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屈其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違
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爭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
求也仲遇曰神完者聖人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宜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
矣夫饑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極禍之救死反儻石之高丁也反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
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脫會竊其權柄勇如
信布強如梁籍或如王莽然卒潤鐵伏質鐵也伏鐵上新烹醢分裂又况么庸尚不及數子傳與可而欲
關奸天位者乎奸音是故駕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傳不奮六翔之用菜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
梁音節即薄極謂折也斗筭之子不東帝王之重當秦之末袁傑共推陳豎而王之嬰母止之嬰從其言
而陳氏以李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對漢使伏劍以免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焉
相對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
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矣附反伏蓋在高祖其興也有

內潛神默記恆以年歲如淳曰恆音恒竟之巨然而器不費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難曉辨如海濤揚濤

如春華蘇也猶無益於穀最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迫

爾而嘆曰唯古若實之言斯所謂見勢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突與之榮燭未印天定而觀白日也蓋者

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執戰國橫驚於是七雄愆闕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颺當激並

起而救之其餘或飛澤附遠雲其間者蓋不可勝載或風也根音光號也根于當此之時搗朽糜餼

刀皆能一斷獨結也音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顯盼而捐相印也當此之時搗朽糜餼

夫射與之為陳利害無將得之溢而自段幾切斷新地行使不尊秦為帝秦時國即擊也五十里趨

以安趙王以千金為魯連壽不受魏齊為秦所購道急走趙趙相虞卿與齊有故然應其窮於是解相印

陶行與齊魏夫吸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繩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

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從行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會

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魏江朝為榮華夕為焦瘁福

不盈既禍溢於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

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鴻埒廣賦夷險荒酒所帝帝眩快皇綱基墜於農農規廣於蒼唐其

君天下也矣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卷之如春與也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

秉印太和枝附葉著即魏曰御警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普滋失時者各落參天

壓而施化宜云人事之厚薄故雖今子處皇世而論踐國權所聞和疑所觀欲從旋數而度高乎泰

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也宋正出曰溢東教下四反度徒各反沈音沈賓曰若夫鞅斯之倫既聞

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歟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咎繇讓虞其子

訪圖言通帝王謀合聖神設說華發於傳巖周曰非動於消演皆旋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信合故

能建必然之策履無窮之數也近者陸子傳錄新語以與古曰履錄不董生下帷發染樂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楊雄章惠法言大玄皆及時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壹真漢漢乎術藝之場休息乎高構之園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列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與若迺夷抗行於首陽惠澤志於辱任頗耽樂於筆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益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陞之方聖古通文通實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詰之常故曰慎修所思守爾天符委命共已味道之朕共靖神之聽之各其舍諸固以為唐虞主代詩書所及世有典藉故雖堯舜之或必有典藉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其功德私作本紀附之於百王之末側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紀與與同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錄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治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顧曰考紀謂帝紀也劉向列傳曰考成也言以編其叙曰今皆附紀叙傳曰凡漢書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地合地理通古今正文字惟樂林文學之林載也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三十終